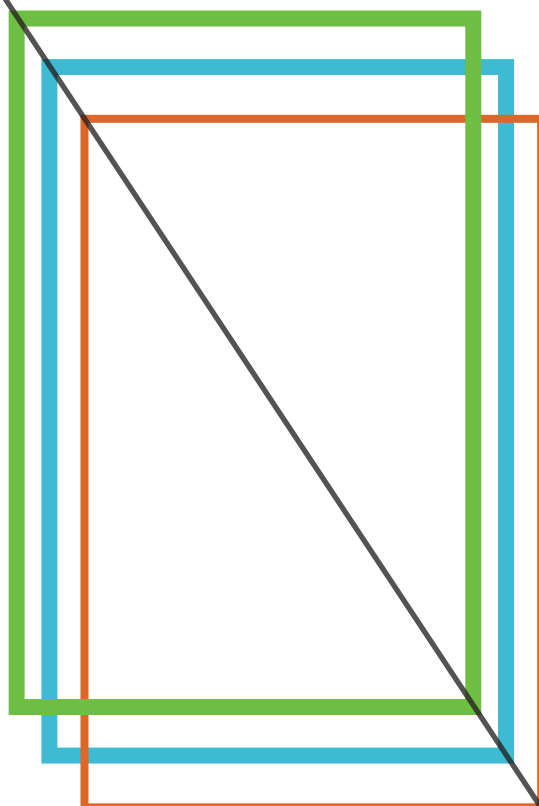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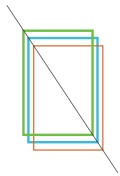
人類學 視界

Anthropology Vision



「南島研究與社會連結」

Vol.23



前言	林靖修	02
南島研究與社會連結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在忙些什麼	蔣 斌	07
水底下的人類學？	蔡政良	11
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張育銓	15
偏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與行動人類學	譚昌國	20
編織歷史中的名字與星羅棋布的記憶，讓美麗的文化繡在一起	林芳誠	24
解構與反思，原住民知識青年的人類學探索之路	葉之幸	30
海外田野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暨公事系南島碩班海外短期田野實習調查	葉淑綾	36
女人與土地：Annah Rais 比達友婦女的日常生活	潘佩姵	40
熱與降溫：Annah Rais部落Bidayuh人的歡迎會活動初探	拉蓊·進成	45
人類學專訪		
吳燕和訪談		54

前言

文／林靖修（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碩士班 助理教授）

《人類學視界》自 2008 年 3 月發行第一期後，至今也已經十年。根據 2018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第 29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人類學視界》從今年開始將以數位化的樣貌與世人相見。本期主題是「南島研究與社會連結」，在所登載的十篇文章中，有九篇是由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中心與南島文化研究所的人類學師生們所貢獻的，有一篇是 2017 年剛從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畢業的吳明仁和他的同事閻玲達採訪台灣人類學者吳燕和老師的訪談實錄。感謝上述撰稿者為《人類學視界》拉開數位化的序幕。

國立臺東大學自 2003 年委請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陳文德老師籌辦成立南島文化研究所之後，南島文化研究所不僅將人類學研究、南島文化與原住民學術研究扎根東台灣，也培育許多傑出的原住民知識份子和關心原住民發展的知識青年。當這些學生取得學位並返鄉貢獻原鄉發展之後，他們對族人的付出更擴大了南島文化研究所在東台灣的影響力，並形成一個不斷擴大且具有動能的學術與行動網絡。經過 2013 年到 2015 年的醞釀期，南島文化中心正式在 2016 年掛牌啟動，該中心可以視為是南島文化研究所在東台灣長期經營所綻放出的美麗花朵，也是南島文化研究與東台灣連結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開始。現任南島文化中心主任蔣斌老師在〈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在忙些什麼〉一文中，檢視南島文化中心近幾年的發展軌跡，他總結該中心結合南島文化研究所的師生，一方面不斷深化與在地部落的連結，另一方面則透過教學、研究與行動實踐逐步建立與跨國南島社群的連結。

與在地部落連結的部分，蔡政良的〈水底下的人類學？〉描述一名定居在海邊部落的人類學家，如何在早已無法區分「田野」和日常生活界線的環境下生活並進行人類學研究。他不僅生活在如他所稱的「江湖」（研究田野），參與部落事務、年齡組織，也經常悠遊於海洋，與阿美族人學習海洋知識、一起下海捕魚、上岸分享漁獲。將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作研究範疇

，在海陸間往返之際，不僅領悟了阿美族與海洋的關係，阿美族的海洋知識也銘刻其身。張育銓的〈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則是分享他的台東荖葉產業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在台灣，荖葉與檳榔密不可分，也因此與它的檳榔好友一起被公共衛生所禁止，甚至被視為是違反善良風俗的東西。但是在台東，荖葉卻是一項重要的農產品。本文作者分享荖葉食譜，每套荖葉美食都再再提醒我們荖葉其實是一種農作物，藉此洗刷背負在荖葉身上的污名。譚昌國的〈偏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與行動人類學〉描述一位人類學者因為研究，逐步走入大武鄉的排灣族人的生活空間，最後與家人定居於此，成為他們安身立命之所的歷程。陪伴小孩成長和服事教會的經驗讓作者體會到偏鄉教育與學童的職涯發展限制等問題，並深感若不馬上行動，無法解決問題的迫切性。作者從三方面著手，一方面積極參與國小的家長會運作，貢獻心力在提升在地小學的教學品質；一方面成立「台東縣生命樹教育服務協會」，連結教會與台東大學師生一起改善偏鄉教育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服事教會。作者更分享他如何連結社會行動與人類學研究，他提出「生涯發展教育必須融入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識與欣賞，對於地方社區現在所面臨問題的了解，以及對於外來發展的想像」。

上述三位人類學家所展現的人類學研究與在地連結的精神和實踐，不但具有學術上的意義與價值，更具有生命的動能。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都具有翻轉邊陲、讓弱勢者發聲的力量，也同時蘊藏開創新局的企圖心。不僅在個人學術研究與實踐是如此，他們也讓南島文化中心成為一個連結在地原住民社群、學術團體、台東公民社會與主流社會的介面；南島文化中心也從2016年起持續推動與在地原住民社群共同製作專題特展。林芳誠的〈編織歷史中的名字與星羅棋布的記憶，讓美麗的文化繡在一起：東大南島中心兩個特展的觀察〉是一篇詳實紀錄南島文化中心在2017年所舉辦的兩個特展：其一是與花蓮阿美族織羅部落合作，推出「我的名字叫織羅：阿美族織羅部落特展」；另一個則是與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

共同策劃「pasiskun matahis，繡在一起」特展。這兩個展覽的特色都是由返鄉青年主導，展示他們對於部落生活的觀察、紀錄與反思，更重要的是分享他們的文化實踐的生命故事與意義。

葉之幸的〈解構與反思，原住民知識青年的人類學探索之路〉是一篇訪談稿，訪問兩位畢業於南島文化碩士班的同學，一位是原本服務新聞界二十年，現任職台灣好基金會，並擔任卑南族射馬干（建和）部落主席的汪智博；另一位是巫化·巴阿立佑司牧師，同時也是排灣族新園卡拉魯然部落的主席。訪談中他們分享南島文化碩士班所學習到的人類學理論與應用如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決心投入部落事務，以及如何利用所學貢獻在自己所關心的事物上。這篇報導展現了南島碩士班的南島研究與在地連結的另一個面向，那就是：透過教學，讓南島文化中心與南島碩士班的師生一起介入公共事務，攜手尋找未來東台灣與原住民社會的發展進路。

透過教學，南島文化中心與南島碩士班也結合課程，讓人類學者帶領學生一起到海外的南島語族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葉淑綾的〈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暨公事系南島碩班海外短期田野實習調查〉提綱挈領地與大眾分享2017年10月26日到11月8日南島文化碩士班師生，在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市和Bidayuh（比達友）族Annah Rais長屋的短期田野調查過程與結果。潘嫻妏的〈女人與土地：Annah Rais比達友婦女的日常生活〉描述她在田野期間與比達友婦女一起到田裡工作的情形，分享她如何在工作中學習當地女性的土地知識與生命智慧。不僅如此，她以自身的卑南族文化和比達友社會做比較，發現兩個社會都共享女性與土地的親密性。最後，她用屬於卑南族女性文化實踐的編花環與當地婦女交流，以此為禮物，建立起比達友和卑南族的女性情誼。在拉蒨·進成的〈熱與降溫：Annah Rais部落Bidayuh人的歡迎會

初探〉中，作者分享他所發現在田野現場的「冷／熱」現象。在文化展演過程中，族人會有「降溫」的必經步驟，讓觀光客、外來者所帶來的「熱／熱鬧」，能夠藉由在歡迎會上的儀式性「降溫」過程，讓長屋的生活回復到「冷的／舒適的」的狀態，最終讓觀光客融入長屋的生活節奏裡。

本期的封面設計者葉之幸以簡樸的三個方框分層堆疊，並從對角斜切一條超越方框的線，形成一幅極富視覺遊戲的畫。隨著方框走，有一種既深入又提升的衝突張力；三個方框彼此獨立、卻也彼此交疊，一前一後、一後一前，有一種多元視野交會、對話、又各自發展的趣味。一條俐落的直線從遠方而來，對切方框之後，又不斷延伸出去，讓這三個方框成為一個整體。感覺解構了一切，但又串連了彼此。這一條線彷彿也是各種視野彼此對話的介面，但它也超越了這樣的想像。這幅畫的寓意遠勝於我的拙劣描述，但可以確定的是，本期封面是一位在南島文化中心與南島碩士班學習人類學知識與南島文化研究的人類學學徒的心得寫照。



**南島研究與
社會連結**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在忙些什麼

文／蔣斌（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主任）

一、發想與籌備

國立台東大學於2003年委請借調自中研院民族所的陳文德老師籌辦成立南島文化研究所，十多年來在課程規劃、教師專長與生員背景上，都發展出與在地原住民部落及原住民人士緊密結合的教學研究取向。2013年，在南島所任教的蔡政良老師，建議當時的劉金源校長，為了進一步深耕本校的南島文化研究基礎，邀集學者專家，舉辦了「航向南島文化的基地港：南島文化研究作為臺東大學教學與研究重點之發展座談會」。在獲得跨校專業領域同仁的認可支持後，通過校務會議決定成立校內一級單位「南島文化中心」，專責推動台東大學與台灣原住民在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文化復振、社區培力等面向上的協力共作，並且以接軌國際南島研究、擴大與世界南島社群的聯結為目標。2015年至2016年，由蔡政良兼代南島中心主任。2016年1月，中心在台東大學中華路校區的圖書館原址一樓，正式掛牌啟動。

二、第一階段

蔡政良老師任職期間，充分結合了南島所諸位老師的專長，以及自己在影像民族誌及海洋民族誌方面的專業，以極高的行動力，推動了一

系列的學術活動，確立南島文化中心在臺灣高教界以及臺東地方社群中的獨樹一幟的地位，以及臺灣在西太平洋島嶼鄰里間的能見度。這段時間裏南島中心推動的計畫，具有標竿性的項目包括：

- √ 2013「白冷會東臺灣映像工作坊暨數位典藏參與計畫」
- √ 2013「與心共舞，航向大洋：太平洋南島航海文化與藝術交流計畫——臺東大學講座」
- √ 2013-2015「高砂的翅膀計畫」：以「為戰死海外的高砂義勇隊祖靈裝上一對回家的翅膀」的概念，透過影像與裝置藝術的形式，由蔡政良老師帶領學生及都蘭的創作者希巨·蘇菲，實地到當年戰事最慘烈的戰場，新幾內亞的山南戰場（今巴布亞新幾內亞安哥朗一帶山區），與當地藝術家進行合作，使用當地的媒材，共同為這些高砂義勇隊的祖靈們製作了一組面向臺灣的翅膀塑像，並將這些創作部份留在新幾內亞戰場、部份帶回臺灣。
- √ 辦理2013年「臺灣原住民族影片部落巡演」，包括大王場、北里場、建和場、拉勞蘭場等。
- √ 2014年與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合辦「第21屆太平洋歷史學會雙年會議」



圖一：2016「如果這不是野蠻，什麼才是野蠻？——談原住民族狩獵權」



圖二：2016「關島太平洋藝術節」短期田野調查成果發表會

- √ 辦理2014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巡迴影展」臺東大學場
- √ 承辦文化部文資局2014「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研習課程」
- √ 2014年，推薦阿美族資深研究者黃貴潮先生接受臺東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 √ 承辦文化部文資局2015年「文資學院計劃」，結合東大南島所以及史前館師資，開授文化資產相關課程，提供台東地方人士修習
- √ 舉辦2016年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研究生論文發表討論會：「一種練習找路的概念」
- √ 辦理2016東大南島論壇，主題包括：「『走出來的路』文化扎根系列講座——部落照顧三部曲」、「『走出來的路』文化扎根系列講座——回家跳舞！」以及「如果這不是野蠻，什麼才叫野蠻？——談原住民族狩獵權」、「原住民族與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與實踐」、「原住民潮牌！原青創業分享——花生騷Wasang Show」
- √ 2016年，由蔡政良、葉淑綾、張育銓、林靖修四位老師帶領南島所12位研究生，在教育部特色大學計劃以及企業捐贈的資助下，前往關島參與當年的太平洋藝術節，並且進行短期田野調查。透過人類學與田野調查方式進行學生能力之培養，實地至南島地區國家完成進行紀錄片拍攝與行動書寫的撰寫。學生與教師共同計畫相關的記錄議題進行採集。藉由學習與實作，

讓學生對南島文化有更親身體驗認識之機會，以作為未來學術研究之能量。在企劃與徵選的過程中，鼓勵學生發展創意與想像，讓學生在世界南島的田野現場，有機會進行創造以及適應不熟悉環境的能力。

- √ 2016年，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辦第13屆人類學營，「民族誌、民族誌」(Ethnography Matters)

由這些活動以及計劃的主題內容可以看出，在蔡政良老師領導下的南島文化中心，以行動及實踐人類學為基本精神，一方面深耕台東在地的原住民社群以及地方學研究的資源，另一方面勇於跨出臺灣，與西太平洋的國家地區建立連結。

三、第二階段

蔣斌在2016年8月接受借調，開始到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任教，並且兼任南島文化中心主任。這段期間，受到南島所教師同仁以及學校各級主管的支持，繼續以「在地深耕、連接國際」作為基本方向，一方面延續推動蔡政良主任啟動的若干計劃，另一方面也進行了新的計劃。這段期間南島文化中心進行的活動與計劃包括：



圖三：「內本鹿回家 15 年行動與轉型正義」特展



圖四：「原住民族主流化方案」計劃會議

✓ 在教育部特色大學計劃支持下，進行了一系列與部落共作的展示案：

- ◆ 「內本鹿回家15年行動與轉型正義」特展
- ◆ 「Kamaro' an i 'Atolan 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特展
- ◆ 「《我的名字叫織羅》阿美族織羅部落」特展
- ◆ 「《pasiskun matahis · 繡在一起》東布青織品」特展

✓ 「Pacific Blue-2016關島太平洋藝術節的文化田野學習成果活動」：透過實物展示、紀錄片放映、調查成果分享的形式，展現之前團隊前往關島的田野成果。

✓ 2016年，舉辦「臺東地區原住民族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參與」研討會

✓ 2016年，舉辦東大南島論壇「部落公法人的內涵與挑戰：法律與部落觀點的並置」

✓ 舉辦「一位高砂志願士兵的摩洛泰島戰記」新書發表會：這本書由蔡政良老師籌劃，將卑南族陳德義先生的日文回憶錄手稿委託林哲次先生翻譯出版，提供各界免費索取。

✓ 2017年，接受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進行「原住民族主流化方案」計劃：探討如何在法制、政策與文化的層面上，改正原住民至今仍然處於臺灣社會非主流地位的缺失；在法制面上，如何透過政策的調整，強化臺灣以原住民族作為基底的多元社會實況；在文化面上，如何淬取出原住民各族文化中具有現代意義及現代適用性的元素，納

入國民教育教材中，將原住民的文化元素，作為全國中小學生必須學習的課程內容。這個計劃透過焦點座談與專家訪談的方式進行，已於2017年底結案。

✓ 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區管理處委託，執行「部落觀光經濟產業合作經濟模式」初步調查計劃：希望透過由下而上、尊重部落差異的原則，尋找適合不同部落的合作經濟模式，並且以這種模式來推展部落觀光產業。共進行十場部落說明會以及核心人士訪談。

✓ 2017年，接受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在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劃之下，進行「拉庫拉庫流域布農族傳統營建技術傳習暨佳心舊社地景修復試作計畫」：由於拉庫拉庫流域布農族部落遭到日本政府強制性集團移住已經超過八十年，現今移住部落中幾無人士具有傳統石板屋建築知識與技術，加以日治時期文獻中，對於東部布農族建築記載極少。因此這個計劃的執行項目，包括辦理傳統營建技術的培訓，以及選擇性的石板家屋原址重建兩個部份。在培訓部份，先招募佳心舊社後裔為學員，在透過耆老記憶發掘以及跨地域甚至跨族群匠師研討教學的方式，培訓一個具備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工班，作為第二階段施工的班底。在重建修復的部份，擇定佳心舊社一所家屋舊址進行，同時規劃部落小米耕地與連接步道的修復。由於佳心舊社目前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範圍之內，同時範圍內之石木屬於林務局所有，因此這個計劃的執行，包括必須在現有體制下，進行跨機關協調。長遠而言，這個計劃也企圖為部落及國家公園在未來



圖五：2017《我的名字叫織羅》阿美族織羅部落特展



圖六：2017《pasiskun matahis·繡在一起》特展

進行共管經營，尋找可行的模式。這個計劃預計進行三年。

- √ 2017年底獲得科技部補助，開始執行「臺印尼—東南亞族群文化與社會科研中心維運計畫」：這個為期三年的計劃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在「以學促產、人才交流、資源共享」的精神下，將與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Universitas Tanjungpura合作，設立海外中心，建立學術交流平台，促進臺灣與印尼的學者、學生、社群人士之間的交流互訪，以及媒合共同研究計劃。
- √ 2017年10月在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劃，以及特色大學計劃的支持下，由蔣斌、蔡政良、葉淑綾三位老師帶領南島所八位研究生，前往馬來西亞砂勞越州比達友族的長屋聚落Annah Rais 進行為期二週的短期田野調查實習。由同學自擇主題，進行民族誌調查以及紀錄短片的拍攝。12月在校內舉辦成果發表會。其中包括卑南族畫家陳冠年（亦為同行的南島所研究生）的畫作發表。並且於2018年3月份在台東市誠品書店進行了三場田野成果分享發表會。

截止目前為止，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結合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的師生，始終在一方面攜手在地部落、另一方面建立跨國南島社群連結的方向上，進行教學、研究與行動實踐的工作。希望將臺灣的後山轉換為前沿，將社會的邊緣轉化為主流；也為人類學的深耕推廣，與南島研究的區域聯結，累積一定的成績。



2017 海外田野調查實習：砂勞越州

水底下的人類學？

文／蔡政良（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圖一：筆者潛水實況。

自從在臺東大學任教後，我即定居在海邊的部落中，也是我博士論文的田野地。住在海邊的日子，每天馳騁於東海岸，來回於校園與部落之間，介於海岸山脈與太平洋的臺11線省道，其實也預示了自己將會深陷於穿梭在陸地與海洋之間的生活型態。下班時，有時尚未回到家，就往海裡跳；休假時，有時大腦還沒清醒，也往海裡跑。有時一天最多只能有六到七個小時，分成兩、三次在海裡頭；在陸地的時候，皮膚總覺得癢癢的，渴望獲得太平洋牌的潤膚乳液。若僅從個體的概念而言，可以說我是中了一種類似「沒喝

會抖」或「有抽有爽」之類的癮頭。但事實也非如此單純，我定居的部落社會結構與文化運作的模式，也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簡而言之，就是「人在江湖，身體不舒服」。換言之，作為一名定居在田野地的人類學家而言，我無法像一般人類學教科書所說的田野研究方法，以研究計劃、進入田野、離開田野三階段模式來進行我的研究，因為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我的研究範疇。

我從2011年左右開始即無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穿梭在海洋與陸地之間。那一年開始，我在部落的年齡階層已經來到了準中年的階段，再過四年，我的階層就要成為部落年齡組織中的策動組，舉凡部落的儀式與公共活動，都得由策動組這個階層負責。一任五年，責任與權力都很重大，因此階層內的成員們其實是有點忐忑不安的。階層內大家隱而不宣，心知肚明地把壓力往肚子裡吞，這也是我們階層成員肚子都很大的緣故吧。雖然大家不說，但是在這個等待接任策動組的那幾年階段，有趣的現象發生了：多數階層內留在部落的成員們只要有空，就會一起相約到海邊，帶著打魚的各種工具，跳入海中打魚。上岸後一起殺魚、煮魚、吃魚、善後的

儀式性過程，讓凸肚中的壓力，隨著海浪的節奏跳舞一下。同時，也透過這種過程，面對海中水下的各種不可預知的危險狀況，一同下海打魚一方面成為確認彼此所屬同一年齡階層的集體感，另一方面也在磨練彼此的默契與膽識。上面階層的哥哥們在我們當時的那個階段，也是如此。

本來只是莫名其妙，傻傻地隨著我的階層成員學習下海打魚，目標就是可以打到不會被笑的魚種和尺寸而已，只是沒想到，無數次的下水打魚後才發現，這裡面的知識體系與所需要的技巧複雜的要命。這些知識與技巧，對於一個不在海邊長大的自己而言，短時間要理解或學會恐非易事，況且還有危及性命的風險。若要用所謂的訪談來跟部落中的老前輩們學習這些知識，根本是緣木求魚：因為大部分的打魚高手在日常中經常是較為寡言的一群人，唯一的途徑就是參與觀察，用自己的身體作為研究工具，慢慢地摸索與練習。另外一方面，關於潛水打魚的相關人類學研究也相當少，國內部分首屈一指的大概就是夏曼·藍波安了，他將自己在蘭嶼打魚日常中，用身體探索海洋與達悟人之間關係的過程，洗鍊成了一本碩士論文《原初豐

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更昇華成許多本膾炙人口、多國翻譯出版的海洋文學系列作品。換言之，國內除了夏曼·藍波安，似乎沒有其他的人類學相關的知識，從自由潛水打魚的角度聚焦在海洋或者海洋與人的關係上。這是一門無法在課堂上探索，也無法從前輩中透過訪問學來的知識體系，看起來，似乎非常適合人類學的方法來理解與詮釋。

全世界各地許多居住在海邊的人類很早就有自由潛水打魚的活動了，有一部分地方從過去較偏向生計面向，到現在則將之視為一種極限運動。自由潛水指的是不使用水肺作為水底呼吸的潛水方式，以一口氣下潛的方式進行，因此待在水裡的時間有限，目前水中憋氣的世界紀錄是24分03秒。一般來說，打魚由於目的在透過自由潛水的方式使用魚槍射魚，水中動作會增加耗氧量，一般說來，只要能在水中憋氣超過1~2分鐘，就已經相當厲害了。當初我開始學打魚的時候，原本以為只要水性還不錯，拿著魚槍潛入水中，想像如同許多打魚者在youtube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般優雅與從容，看到魚就直接將魚槍的鏢彈射出，即可命中魚兒，然後帥氣



圖二：筆者、級友與漁獲合影。

地帶著漁獲回家吃晚餐那樣的浪漫，但實際開始打魚後才發現，「代誌毋是像憨人想得簡單」。

說實在的，自由潛水打魚的進入門檻除了要會游泳與潛水外，還有更多的技巧和知識得學習，否則輕則槓龜，重則受傷，甚至致命。例如，我在第二次的夜間潛水漁獵活動中，才下水沒多久，手電筒就壞了，一個人孤單地漂浮在幾乎完全漆黑的海面上，說不害怕是騙人的，還好有一同潛水的年齡階層級友相助，才得以平安上岸；也曾經在一次潛水漁獵中，聽到級友的呼救聲，在大浪中奮力地與另一位級友將呼救者拖上岸，他因恐懼而慘白的臉我至今印象深刻。更有兩次我在海中與大浪打架，最後不敵，海浪把我的面鏡與隱形眼鏡一併搶走，只好連滾帶爬，在一身是傷的情形下，帶著近視五百度的模糊視力，抱著一顆一顆的礁岩上岸。之後沒多久，我就找了醫生把近視給雷射掉了，就是想要沒有心理壓力地繼續打魚。久而久之，開始逐漸理解了海浪的節奏，學會了算浪以及跟海浪一起跳舞的默契、逐漸看得懂近岸流水跑的方向與力量，也懂得抓住跟著月亮行動的潮水模式、不同的風向與季節造成

的海水變化、各種礁岩魚類或水中生物的習性與「性格」、辨別龍蝦公母的方法、選擇下水與上岸的路徑，還有許多部落族人關於海洋的傳統生態知識，例如「海洋坐下來的時候沒有風」的諺語、從都蘭山的雲霧來判斷海水的清澈與否、甚至用數學公式計算某日的退潮時間等等。

透過這幾年來如同中毒般地投入自由潛水打魚，雖然還無法稱得上是高手，但是至少還可以在海中撿些新鮮的海鮮，足夠家人與朋友食用，或跟左鄰右舍交換新鮮蔬菜，或者跟南方的異族交換山產。於是，也自然而然地開始逐漸領悟了部落族人與海洋的關係，以及對於海洋本身的認識。只是同時，也出現了更多的疑惑，想要進一步透過打魚人的身心靈來嘗試理解：例如，我一開始學打魚的時候，老婆不放心，老媽也擔心，但是為何我的級友卻因為身體微恙無法到海中打魚的時候，卻被他的伊娜難過地問為何他都不下海了？顯然這之中有明顯的族群對於海洋的認知界線；又例如部落中喜愛釣魚的幾乎以軍公教為主，但是打魚卻沒有這樣明顯職業別區辨？為何我的階層和上面哥哥的階層，許多人都同樣在準備接任策動組的前幾年



圖三：筆者射魚實況（攝影：朱馬克）

開始大量地結伴下海打魚？為什麼有一種魚（雷氏胡椒雕）會被視為 *kakita'an no futing*（魚的頭目）？為什麼相較於其他國家將魚槍視為休閒用品，在臺灣魚槍卻被列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當作武器來管制（有一次我差點就被海巡隊阿兵哥給抓了）？為什麼鸚哥魚會被族人視為珊瑚礁生態的指標性魚種？為何許多漢人不喜歡吃的倒吊魚卻是阿美族人的珍饈？又例如當代的族人有許多人旅居在外，年輕一輩的還會繼續打魚嗎？如果打魚的文化消失了，族人對於海洋的知識是否也跟著消失或者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當代將自由潛水打魚視為一種極限運動休閒，那種追求深度和大魚的專業自由潛水打魚者，對於阿美族的打魚文化有何影響？海洋環境的變化以及國家對於海洋的管理政策會如何影響部落族人的社會生活與文化？就部落打魚人的觀點而言，又是如何理解最近十幾年來海中的獵物急遽減少的現象？……等等問題，不勝枚舉。

以上的問題有的在短時間可以獲得解答，但有的卻需要更多的投入與更久的時間來收集資料以進行分析與解釋。不過，自由潛水打魚除了有一定的進入門檻之外，也有保固期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年齡。隨著年齡的日漸增長，反應與身體的素質逐漸走下坡的不可逆狀態，我想，終有一天大概就會知道如同失去戀人一般地的感受，突然發現，海洋可能已經不再愛我了。

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文／張育銓（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前言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注意到許多公共場所的衛教標語變得高明了，從過去採用禁止與懲處的威脅，逐漸改為倡議與獎勵的協力。例如從「禁止遛狗」，改為「遛狗不留便，隨手清狗便」，並且提供可生物分解的寵物撿便袋。又如「禁止使用手機」，改為「切換飛航模式」，然後提供收費的無線網路。或者是「禁止隨地大小便」，改為「人在做天在看」，鼓勵大家把即將爆發的小宇宙放到大宇宙的思維中。這些在公園、飛機、空地出現的進化版標語，呈現出從明令禁止到自我道德檢查。

在部落公共空間中的標語，也同樣出現這樣的改變。例如過去是禁菸、禁酒、禁檳榔，海報上對香菸、酒瓶、檳榔畫出大大的XX表達禁止，逐漸改為無菸、無酒、無檳榔的文字宣示，透過國中小、衛生局、醫療院所強力宣導，於是無菸醫院、無菸檳校園、無檳環境、無檳街道、無菸酒部落、無菸酒檳榔部落、無香檳酒部落等標語紛紛出爐。確實，在部落公共場所抽菸的人減少了（可

能菸害防制法真的很會），堆在雜貨店的公賣局黃色啤酒籃沒有以前高（可能與低價的Bar和抗痛風的Heineken有關），路上的檳榔汁和檳榔渣也少了（吃的人口真的降低不少）。但是，部落的健康指標是否提升了？部落的環境衛生是否提升了？許多觀察，尚未有結論，只能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從無到有的學習環境

相對於公共場所，在校園內暱稱為菸酒生的研究生總有辦法在校園內建立起供貨管道，儘管菸酒檳榔在校園外包廠商的契約中歸屬有違善良風俗不得販售的項目，也因此通常教師會從校園外購入，避免在校園與特定商店私下交易時被學生瞧見。如果統計國內人類學相關系所的教師中，有抽菸、喝酒、吃檳榔的教師比例，會呈現什麼樣的結果呢？

由於作者偷懶，為了一篇限定不能超過3000字的稿件，無意展開全面地調查，在沒有取得參考依據的情況下，選擇性地採用各系所的招生海報來判讀，發現臺東大學南島所在系列招生海報中，有一半海報出現教師手持酒精飲料的畫面。採用這種不負責的資料分

析結果，卻和衛生部門公佈的數據一樣，呈現出台東是全台食用檳榔與飲酒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到底這是台東的環境使然，還是台東的學風本就如此？還是特定教師使壞？想起台東縣教育處的發文，提醒各級學校教師在上課期間避免飲酒。

從無到有的荖葉料理

為了避免上述兩段的鋪陳引導出過度想像，本段把焦點移到檳榔的好朋友荖葉。一般統稱檳榔是由青仔、紅灰、白灰、荖葉、荖花、荖藤之間的排列組合。主要有三種吃法：一種是將檳榔剖開夾荖花，再加入少許紅灰（以石灰與香料調配），稱為「紅灰檳榔」。第二種是將檳榔剖開塗抹白灰，再夾入切塊的荖藤莖部，稱為「荖藤檳榔」。最後一種稱為「包葉檳榔」，荖葉塗上白灰後包住整顆檳榔。

政府透過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不斷宣導檳榔防制與防治之後，食用紅灰檳榔、荖藤檳榔的人口下降，大多轉向食用包葉檳榔，主因是怕得口腔癌。然而，以味道而言，紅灰添加中藥與香料，味道的層次感

比較多元，荖藤的辣味較濃烈，提神效果較佳。政府透過宣導罹患口腔癌的恐懼，勸誡不要吃檳榔，消費者透過口耳相傳，發現到容易致癌的是紅灰的添加物、荖花和荖藤，荖葉不會致癌，於是轉為食用包葉檳榔。這算是政府宣導有成呢，還是意外扶植了荖葉產業的出現。有趣的是，政府的文宣中從未說明在青仔、紅灰、白灰、荖葉、荖花、荖藤之中，唯有荖葉不會致癌，民眾是如何得知的呢？民眾是如何破解與因應的策略，基於一篇3000字的短文，作者無意掀開已有精細且嚴謹的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再等3-5年喔。

明明荖葉是一種相當好的農作物，卻因為包葉檳榔而被污名化。這種有違善良風俗與公平正義的污名，當然令人看不下去，於是臺東大學南島所與公事系部分師生展開荖葉去污名的推動，希望看到使用很學術語彙展現出既精彩又優質論述的人就等3-5年吧，等不及的人就請先看我們怎麼料理荖葉。



◆ 荖葉牛肉捲

材料：牛腩肉、鹽巴、糖、荖葉、胡椒、香茅、蒜米、小蔥頭、芝麻、豬油、蠔油、五香粉、芫荽籽粉。

作法：特選筋少肉多的牛腩肉，剁碎之後添加多種調味料包括鹽、糖、胡椒粉、香茅碎、蒜米、小蔥頭，芝麻、原粒青胡椒、五香粉、芫荽籽粉和蠔油，然後連同豬油一起攪拌均勻，就可以開始以越南荖葉包裹成為圓筒形放到炭火上烤。



◆ 荖葉培根蒸蛋

材料：蛋4顆、鹽巴少許、蔥1根、荖葉2片、鴻喜菇1/4顆、醬油1茶匙、蟹味棒3條。

作法：將材料與水(蛋與水比例1:2)全部加入碗中一起攪拌，放入電鍋裡蒸。



◆ 荖葉野菜水餃

材料：豬絞肉、南瓜、荖葉、水餃皮、白胡椒。

作法：荖葉切碎，拌入豬絞肉、白胡椒、南瓜，包入餃子皮，下水煮熟即可。



◆ 荖葉茶凍

材料：荖葉2片、水400cc、茶凍粉1包、紅糖少許。

作法：400cc的水加入荖葉，煮沸後再把荖葉碎片撈起，加入紅糖與茶凍粉攪拌均勻，粉溶化後，再倒入容器中，待冷卻放入冰箱。



◆ 荖葉草仔粿

外皮：荖葉20片、蒜10粒、鹽1匙、油300ml、糯米粉500g、在來米粉100g、水100cc。內餡：蘿蔔絲、香菇5朵、紅蔥頭3瓣、肉適量。調味料：醬油、五香粉、鹽、白胡椒粉。

作法：先製作內餡，鍋中放入油，將紅蔥頭爆香，依序將香菇、蘿蔔絲加入炒香，加入適量調味料拌炒均勻即可。外皮的部分，先將荖葉、蒜、鹽、油用料理機打細備用，與鋼盆中的糯米粉、在來米粉、水揉成麵團，並將麵團分成若干等份。最後將外皮包入炒好的餡料後收口。電鍋外鍋放入1杯半的水，蒸熟即可。



◆ 青蔥荖葉煎蛋

材料：蛋3顆、蔥2根、荖葉4片、鹽巴少許、油適量。

作法：將材料倒入碗中攪拌均勻，再倒入平底鍋煎熟。



◆ 荖葉綠茶

材料：綠茶茶包1包、冰糖少許、荖葉5片。

作法：先將綠茶包依包裝背面說明，煮出一壺綠茶，荖葉另外煮成一壺。荖葉部份先將新鮮荖葉用手撕成碎片狀，放入熱水煮熟至水色成綠茶樣即可，然後將綠茶與荖葉水以3比1混合，放涼就完成了。



◆ 荖葉蔬菜沙拉

材料：小黃瓜4條、紅蘿蔔2條、A菜1把、荖葉10片、鮭魚1罐、和風沙拉醬、橄欖油少許。

作法：小黃瓜、紅蘿蔔切條、荖葉切絲。紅蘿蔔與小黃瓜加入少許橄欖油拌炒約30秒，起鍋後擺盤，佐和風沙拉醬、上置一小匙鮭魚。



◆打拋荖葉豬

材料：荖葉、絞肉、洋蔥半顆、番茄半顆、醬汁、檸檬汁2大匙、醬油2大匙、糖2大匙、米酒少許。

作法：把洋蔥和番茄切小丁，和絞肉一起炒到軟化。加入事先用檸檬汁、糖、醬油、米酒調好的醬汁，轉大火拌炒，等湯汁快收乾時，放入荖葉炒約10秒即可。可以依個人口味再用雞粉調味喔！



◆荖葉醬烤雞腿排

材料：雞腿10支、荖葉20片、油300ml、蒜頭10粒、鹽1匙、黑胡椒(五香粉)2匙

作法：將荖葉、油、蒜頭、鹽、黑胡椒(五香粉)放入果汁機/調理機打勻，塗抹於雞腿內、外與皮下，稍做按摩使其入味。烤箱預熱200度(5~10分)，烤盤鋪設鋁箔紙(亮面朝上)、上油並放雞腿，上下火200度，烤30分，戳壓若無血水即完成。



◆荖葉餅乾

材料：雞蛋3顆、低筋麵粉120g、白砂糖30g、有鹽奶油60g、荖葉2片。

作法：奶油回軟，把它打/攪鬆散後，加入白砂糖打/攪至泛白乳霜狀。雞蛋分次加入，打至吸收。2片荖葉切碎或搗成泥後加入拌勻。分次加入過篩低筋麵粉，拌至無粉成糰狀。裝入保鮮膜，冷藏1小時。取出均分，搓圓放置在烤盤上。壓成圓餅狀，須留空隙。烤箱上下預熱170度，烤15-20分鐘。

結語

作為一篇偷渡的招生文，本來想再寫下去，但是已經超出3000字的限定，只好從有到無了。

偏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與行動人類學

文／譚昌國（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我國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中，對於國民中小學的教育目的有明確的陳述，並且列出了10項課程目標，其中第3項為「提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如果生涯規劃能力在課程目標中占有明顯的地位，那麼學校提供了哪些和生涯規劃有關的課程和活動？老師又如何教導和輔導學生作生涯規劃？根本而言，學校是否重視提升學生的生涯規畫能力？

筆者於2017年6月底，以國小家長會副會長的身分參加了臺東縣南迴地區某偏鄉國小的畢業典禮。該屆畢業生共有10位，每位畢業生由家長陪同走進會場，在螢幕上呈現了畢業生的自我介紹。筆者很仔細地聆聽學生們的展演，卻發現10位畢業生當中，幾乎有一半的志願是想當廚師，而另外一半是想當運動員；而且這些志願呈現明顯的性別區分，就是女學生想當廚師，而男學生想當運動員。讓筆者驚訝而且納悶的是：為什麼10個小學畢業、即將進入國中的約12歲的青少年，對於職業的選擇和想像如此單調貧乏？他（她）們是透過甚麼過程和管道了解廚師和運動員的職業？而這兩個職業真的符合他（她）們的興趣、專長和性格嗎？

筆者的疑問，或許應該放在更寬廣的社會文化脈絡來看，也就是偏鄉的國小學生，他（她）們對於生涯發展的認識和選擇，是受到哪些人事物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追問：家庭背景對於學生的生涯發展有何影響？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的教育和職業背景如何影響學生的生涯發展選擇？父母親的工作經驗和價值觀如何影響這些學生？而學校又提供甚麼樣的生涯發展教育，幫助學生去認識、探索、體驗工作世界中的各種職業，並且認識自己的性格、專長、優勢和潛能，而對自己的未來能夠找到一些可能的方向？

根據筆者的觀察，我國的小學教育，普遍仍受到重視學業成績的教育心態所主導，而各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例如臺東縣教育處），針對提升學生的考試評量成績非常積極地提出各種方案和策略，但是對於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了解教育與未來工作的關聯，帶領學生去認識、探索、體驗工作世界中的各種職業，則沒有投注足夠的關心與資源。在偏鄉地區的國小這個問題尤其嚴重，由於教師資源的缺乏，教師在生涯發展教育沒有受過充分訓練，或是在課程中沒有



圖一：為了推展在台東縣偏鄉中小學的生涯教育，臺東縣生命教育服務協會於106年11月成立。

安排連貫而有系統的生涯發展課程，導致學生沒有機會受到啟發與引導，去思考他（她）們為何要受教育？現在這麼辛苦地上學與上課，和他（她）們未來的職業與生活型態又有何關聯？對學生而言，如果目前的學習沒有明確的目的感，很可能導致他（她）們的學習動機低落，而這也是偏鄉學生普遍可見的現象。

對於以上這些現象和問題的觀察，和筆者的家庭狀況以及在東大教職以外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有密切的關聯，在此略作說明。筆者的妻子長期在臺東縣大武鄉的兩所國小擔任英語代理教師，我們因而選擇鄰近學校的尚武村居住。另外一個選擇住在尚武村的理由，則因為筆者是基督徒，在尚武村的尚武生命教會聚會並且服事。筆者每天往返於尚武村與臺東大學知本校區，閒暇之餘經常聽到妻子談到學校裡的孩子放學之後功課沒有寫，在學校裡上課跟不上進度，甚至乾脆呈現放棄的狀態。在妻子的建議之下，我們在教會開始進行課後輔導。尚武村是臺東縣偏鄉的一個縮影，

種種因素造成學童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這些學童的原生家庭經濟地位較弱勢，限制他（她）們往後的發展機會。

有鑑於此，新北市新店行道會所成立的新希望基金會於2006年開始推動「東光計畫」，和臺東縣約20間教會合作，提供偏鄉原住民部落和平地貧困家庭學童課後照護，並結合各教會的青少年與兒童關懷，提供品格教育、全人教育和實現夢想的機會。筆者於2012年開始，以尚武生命教會為基礎，參與「東光計畫」的執行迄今。從執行東光計畫的經驗中發現，偏鄉學生所需要的不僅是課業的輔導，也需要生涯發展的輔導。筆者因此進一步連結臺東大學的師生與教會的朋友，籌組成立「臺東縣生命樹教育服務協會」。協會的宗旨是：「陪伴弱勢兒童與青少年（以下簡稱兒少）成長，關懷他（她）們的身心健康、建立良好生活習慣與生命品格、啟發多元智能、培養認識自我與人際溝通能力、確立職涯發展目標、並建立服務人群的正向價



圖二：協助青少年尋找並描繪夢養，需要有耐心的陪伴。

值觀」。筆者目前擔任該協會的理事長，首要工作就是推動與促進大武鄉國小學生的生涯發展教育。由於筆者居住在尚武村，也同時擔任尚武生命教會的負責人與尚武國小家長會長，因此將從尚武村開始推動生涯發展教育，逐步擴展至大武鄉的其他教會與國小。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在大武鄉推動生涯發展教育，需要考慮到如何強化地方認同的問題。如同其他偏鄉地區，大武鄉也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學生在學成之後，往往選擇遠離故鄉就業，而非留鄉或回鄉工作。箇中原因除了偏鄉地區工作機會少之外，對於故鄉缺乏認識與認同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推動生涯發展教育的結果，是讓學生更加疏離故鄉，不願意在有能力有成就的時候，回饋或貢獻家鄉，這對家鄉父母和社區長輩來說，情何以堪。因此推動生涯發展教育的同時，必須融入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識與欣賞，對於地方社區現在所面臨問題的瞭解，以及對於未來發展的想像。這種模式的生涯教育目標，一方面要發展學生的獨特性和主體性，找到適合他（她）個人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另一方面則要培養他（她）們的地方認

同感和社會責任感。

本計畫和人類學的關懷與研究議題有何關聯性？筆者在碩士論文階段開始思考和研究關於「人觀」的議題，在人觀的研究中發現，每一個文化對於其成員一生的發展歷程，都有一些理想性的規範。在傳統社會中，例如台灣的南島語族社會，雖然每一個人的性格、興趣和專長都不同，但是都透過社會化的過程，鼓勵成員達到成立家庭、繁衍後代、對部落或社群有貢獻的目標。而那些特立獨行、嘗試走出一條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人生道路的人士，往往不受到肯定或受到貶抑。但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更細密的分工，也為每個個體提供多樣化的工作和職業選擇。

誠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91)中所說，「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成為現代工人的特徵，如同相應的對獲利的態度成為商人的特徵一樣。」韋伯企圖論證，「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

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慾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韋伯 1991[1920]：143）雖然韋伯認為「清教徒想在一項職業中工作；而我們的工作則是出於被迫。」（韋伯 1991[1920]：144）但是生涯發展教育，則是嘗試為每一個個人，找出適合他（她）的工作，好讓個人獲得幸福、滿足和成就感。人類學家在這個場域有很多揮灑的空間，例如去探討，在偏鄉地區的家庭和社區當中，對於「工作」的看法是甚麼？人為甚麼要工作？而工作對於一個人的發展有甚麼意義或價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去追問：「成功」的定義是甚麼？在父母親的觀點中，甚麼是「好的工作」？而當我們在對中小學生進行生涯發展教育時，也應該不斷地反省，我們是不是對於「甚麼是成功？」以及「甚麼是好的工作？」帶有文化上的偏見，而嘗試移植西方中心、漢人中心、或都會的生涯發展概念，到臺灣的偏鄉與原住民地區。

其次是在進行生涯發展教育時，人類學家會對社會文化的脈絡更為敏感與關注。通常對國中小學生所進行的生涯發展教育，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與溝通，而較少將家庭成員的觀點和影響考慮進去。但是學生所作的生涯選擇，往往更多的成分是和家人協商與妥協的成果。因此筆者認為在偏鄉地區的生涯發展教育，應該嘗試將家庭重要成員納入，而將生涯教育與親職教育結合，不僅找出適合學生生涯發展的路徑，同時也得到家人的了解、同意與支持。如果人類學能對國中小學生的生涯發展教育有一些貢獻，也足以證明人類學是有價值的知識，而人類學家也是一個好的生涯選擇。

參考文獻

Max, Weber

1991[1920] 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

生命樹教育服務協會 捐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台東分行

帳號：023001007177

戶名：臺東縣生命樹教育服務協會
譚昌國

編織歷史中的名字與星羅棋布的記憶，讓美麗的文化繡在一起 —— 東大南島中心兩個特展的觀察

文／林芳誠（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研究助理）

前言

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以下稱「南島中心」）於 2016、2017 年執行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南島文化部落在地深耕計畫（以下稱「特色大學計畫」）時提出：「結合校內與校外單位及專業，將台東大學建設為亞太區域內南島社會文化研究，以及南島社會當代處境之行動（實踐）研究的重鎮。」的構想。南島中心自 2015 年起，先後在台東大學台東校區舊圖書館一樓取得辦公地點，在接手校內其他單位先前持有的原住民族文物後，配合東大南島所師生陸續前往新幾內亞、東南亞等南島民族地區所帶回的物件，目前已建置一個文物展覽室及庫房，期盼能在台東地區建構其南島社會文化研究的展示場域。

南島中心透過特色大學計畫中的分項計畫—共作人類學，由兩位南島所老師與部落族人共同討論、[註1]擬定主題、策劃與佈置展覽，於 2016 年推出兩個特展—「Ku lumah—內本鹿回家十五年行動與轉型正義」、「Kamaro'an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在筆者於 2017 年擔任

特色大學計畫專任助理期間，分別在 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與花蓮縣阿美族織羅部落及社團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以下稱「東布青」），共同策劃「我的名字叫織羅：阿美族織羅部落特展」、「pasiskun matahis·繡在一起」特展。雖然特展設定為南島中心與原住民族社群共同進行策展，但展示主題全然由合作單位規劃，南島中心較傾向於建立一個資訊推廣平台，成為東台灣地區原住民族各社群對外發聲的管道。

筆者欲藉此次兩個特展最重要的表徵物件：織羅特展—龍舟、東布青—織繡與山林意象切入，探討特展策展過程所觀察對於兩個策展人／團隊及其所屬社群產生的效應。有趣的是，此次兩特展的策展人／團隊成員，皆為 28 至 35 歲之青年，無論是返鄉就業、就學或是擔任部落傳統社會制度推動者與地方文物館館員，在與其合作的過程當中，也可一窺當代東台灣地區原住民族青年知識分子對於母體文化的詮釋及再建構，進而呈現其文化話語權。

《我的名字叫織羅：阿美族織羅部落特展》

註1：兩位老師為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的張育銓老師與蔡政良老師。

織羅部落特展策展人，現階段主要擔任部落青年階層執行公共事務的主要推手，不僅自2016年年底促成秀姑巒流域各阿美族、撒奇萊雅族的交流互動、組成「秀姑巒溪聯盟」；同時也因為策展人正就讀於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因此此次展示主軸皆為自身進行研究的內容，試圖掌握人類學理論來與母體文化及其當代現象對話，以一種從「現在」觀看「過去」，用以想像部落年齡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四個展示主軸分別為：1) 織羅之羽、2) 春日龍舟隊、3) Adawang：男子青年會所與年齡組織、4) 傳統織羅 ilisin。



圖一：《我的名字叫織羅》特展海報文宣

展示主要以展版來說明各個主題的內容，並藉由物件：頭飾、服飾、龍舟、獎杯、

儀式用具，以及策展人拍攝的紀錄片《我的名字叫織羅》、《織羅ilisin》來加強展示的活潑程度。從特展名稱來看，強調「我的名字叫織羅」暗示了策展人對於再現母體文化的意圖；而海報文宣亦可看到以「織羅」兩個字來說明族人的當代處境，以此區別出以往被習慣作為行政區域劃分的地名春日，海報文宣提及：

當向別人說起我自己是誰的同時，其實自己也在被建構，而這個自己就是一對於織羅文化時空中的生命、土地和故事為根基，由織羅部落滋養並賦予族人的一切，在當今不同年代的個體，於「我」的生命痕跡作為闡述，道盡了織羅部落族人在當代社會群體中不同的面貌。

然而，整個展示當中最吸引筆者注意的，就是用來作為龍舟隊練習使用的一以木條為龍首、鐵釘鐵絲為龍鬚、啤酒瓶蓋點睛、廢棄輪胎與木條和塑膠桶拼湊而成的「龍舟」，配合紀錄片輪播時散發出龍舟比賽時此起彼落的吶喊聲，讓人彷彿置身於緊湊的奪標現場。策展人表示，織羅部落早年在秀姑巒溪就習慣使用竹筏作為往返河岸、運載生活物品的載具；父執輩則是熱衷於參加花蓮縣境內的划龍舟比賽，不

僅屢創佳績，也是上一代凝聚族人及其年齡組織成員的方式。但現今的織羅部落，一如台灣許多原住民族鄉鎮一樣面臨青壯年人口外移、隔代教養的問題，造成世代之間對於自身文化的漠視與式微。面對年齡組織的瓦解，策展人認為應該能效法父執輩當年的方式，以組龍舟隊的方式集結部落年輕人，織羅部落自此從2015年開始，於端午節的時候重新組成龍舟隊參與地方政府辦理的龍舟賽。因此展示的內容也把重組的過程，配合擺置在「龍舟」後方的父執輩們參賽獲獎獎杯，透過展版與紀錄片呈現。策展人認為如此不僅可以砥礪自己像長輩一樣屢創佳績，讓外界因為龍舟而知道「織羅」、而非「春日」；另一方面也透過龍舟隊的訓練，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口返鄉之後有個「聚在一起的理由」。

筆者認為，若僅以部落年齡組織、會所制度、服飾頭飾等物質文化來呈現織羅部落的當代面貌，恐怕流於外界社會對於原住民族仍生活在茹毛飲血的想像層面，但策展人巧妙透過草根味十足的「龍舟」串連起部落的過去與現在：木條與釘子是族人以往參與營造工程、擔任「拉釘人、名『模』」[註2]的生命記憶，而啤酒瓶蓋則是一種對於族人勞動過後的休閒飲品，同時具警惕自己「酒精的歡樂是建立在辛勤之後的結果」的效果。織羅特展雖然只有短短的20天，但提供了一個族人得以自我實現以及

對外展示的管道；「龍舟」與獎杯的對應，指引了青年族人對於未來的想像與創造。



圖二：置於特展現場的「龍舟」



圖三：織羅部落族人實際練習使用的「龍舟」

註2：進行營造工程的族人，因進行許多灌漿以及灌模後拆除模版釘子的工作，因此常常以「拉釘人、男模、女模、名模」等方式自我調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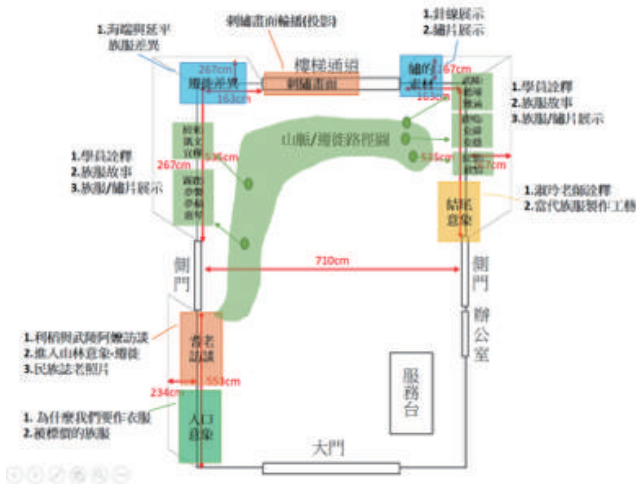
《pasiskun mtahis·繡在一起》特展

有別於織羅部落特展以單一部落、具草根味的形式，「pasiskun matahis·繡在一起」特展則呈現台東縣境內布農族各社群對於服飾、織繡的比較觀察，屬跨部落型、區域型態的民族誌成果展現。一如東布青協會的成立宗旨：[註3]「積極推動台東縣布農青年各項文教公共事務及議題參與，並促進各部落與跨部落間的青年合作，培育兼容傳統與現代知識的新世代原住民。」此特展策展團隊結合來自海端、霧鹿、延平、鸞山等布農族地區的成員，甚至也有阿美族與漢族的東布青夥伴共同參與特展規劃。

東布青成員擅於結合學術知識與族群智慧，以內在的關懷與詮釋，彰顯自身對於重返母體文化學習的歷程。展場規劃透過各個策展人的學術專長，如：GIS地理資訊系統、傳說故事和生命記憶採集與書寫，配合自2017年4月以來所學習的織繡工藝技術為基礎進行展示。不過筆者認為最為精湛、且最能凸顯此特展意象的，是策展團隊打造一個以中央山脈東側、布農族各社群居住區域的模型為展示區域之意象，並同時將「山」的意象大量使用在海報文宣上。如特展開幕新聞稿表示：

山不是阻隔，它連成了一片風景。台東的海端與延平是台灣行政區劃下的分野，但是如果把新武呂溪和內本鹿的地理單元視為經線，將氏族家族的傳承視為緯線，那我們看到的是布農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歷史互動過程中浮現的地方色彩……山是我們的家園，繡線如虹穿梭在大地的畫布上，古老神話與織者對家人的祝福再現於青年們對於布農文化的傾慕……依著家族圖紋走針，我們把對萬物的情感繡進去，對歷史文化的感動繡進去，把對祖先所展現的智慧繡進去…

…。



圖四：《Pasiskun Matahis·繡在一起》展場規劃圖
(東布青提供)

[註3] 資料來源：東布青—巴尼青年空間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pg/%E6%9D%B1%E5%B8%83%E9%9D%92-%E5%B7%B4%E5%B0%BC%E9%9D%92%E5%B9%B4%E7%A9%BA%E9%96%93-1573251692959266/about/?ref=page_internal



圖五：《pasiskun matahis · 繡在一起》海報文宣



圖六：以山為意象和模型製成、搭配織繡學習成果的東布青特展結論

整個展場設計以黑網區隔開一般展覽常見的耆老訪談、歷史文獻敘述，黑網區內以採集到的竹枝與落葉，搭配印刷山林小徑的帆布為參觀通道。黑網阻隔光線效果良好，影片播放內容也採「慢生活」為主題，在策展人為影片主角吟唱的古調旋律、蟲鳴鳥叫溪流聲等「山」的聲音以及昏黃燈光下，令人產生一種「入山」的感覺。筆者認為，策展團隊當然知道「山」的環境並非只有愜意舒爽，也潛藏各種禁忌與危險；特展也並非藉由展示表達布農族服飾符號、形制、類型等等民族學式的展示方式，而是呈現策展團隊歷經出外就業、求學之後，返回母體文化學習、將自身生命經驗與祖先生活方式結合而成呈現的現階段感受。[註4]無論是利用學術知識或新穎的科技技術來接近與詮釋傳統文化與智慧，東布青特展並不針對服飾的脈絡進行過多的討論，而是強調原住民青年學習母體文化，進而成為體現生活方式的一種態度；若生活方式即為一種文化表現形式，東布青已在策劃特展的過程中，確立了屬於當代布農青年的文化話語權。

結論

台灣原住民族迄今仍存於受政權殖民的處境，長年面對政經不對等條件所產生的文化斷裂、世代對立與代溝、缺乏溝通與訓誡式的教育環境，或許需要一個能夠修補斷裂、銜接文化智慧的實踐行為產生。南島中心作為台東地區唯一一所高教體系所屬的一級中心，理想上固然需要更具有執行研究能力，以及能與地方社群產生連結的運作團隊，而非（這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仰賴週期性的政府計畫以及分身乏術的教育人員，才能促成台東大學設定南島中心足以作為「結合校內與校外單位及專業，將台東大學建設為亞太區域內南島社會文化研究，以及南島社會當代處境之行動（實踐）研究的重鎮。」

即便如此，南島中心仍在現有的條件下戮力推動了包含上述兩個特展在內的許多具知識性、教育意涵，以及推廣多元文化觀

[註4]：策展成員表示，學習織繡技巧的過程，傳授技藝的老師在率領團隊成員前往祖居地進行教學的前一天做了一個夢，就老師自身經驗對於這個夢的預示感到憂心；但經特色大學計畫分項計畫負責執行的教授，以南投地區布農族的方式解釋則為吉夢，因此隔天東布青成員仍然前往祖居地進行學習。以目前東布青在台東地區各項文化實踐與計畫執行的成果來看，效果值得肯定。



圖七：南島中心作為台灣南島社會文化研究重鎮

點的課程、工作坊與活動，我們可以看到台東地區原住民族青年對於如 Clifford (2017) 指出的「扎根和往返」(rooted in and routed through) 觀點，織羅部落與東布青以「龍舟」、「織繡與山林意象」作為特展主軸，呈現兩個單位成員對於與當代社會銜接 (articulation) 的方法。一方面展現了東台灣原住民族社群的日常生活面貌，同時也具體呈現了策展人和團隊對於母體文化的創造能動性，使其能夠從現代連結過去並成為未來落實文化的指引。世界南島重鎮之於台灣，台灣南島關鍵之於台東，兩個特展大部份時間的參觀人數雖然比開幕典禮時來得少，但南島中心卻提供了策展人和團隊發現與檢視自我的場域，而南島中心藉此獲得東台灣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之聲得以溝通與辯證的根基。

參考文獻

James Clifford (詹姆斯·克里弗德)

2017 復返：21世界成為原住民，徐達·梁永安譯。苗栗：桂冠。

解構與反思，原住民知識青年的人類學探索之路

文 / 葉之幸（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人類學，或許是考場中的冷門科系，但它卻是一門極具「溫度」的學門。在全球一家、強調多元文化互動與溝通的時代，人類學者強烈的反思性格，反覆拆解檢視每個時代的理論意涵，在各種不同社會的人群中親身探索，理出頭緒，接著轉譯它們，讓各種社會人群彼此也有機會互相理解；簡單來說，人類學是消除人類偏見與歧視的一帖良方。另一方面，當代的人類學也逐漸從過去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不對稱位置走出，歷史上那群曾經的「被殖民者」，如今也有許多人投入當中，回頭凝視著這些過去「被研究」的歷史文獻。

本篇藉由訪談兩位分別來自臺東建和射馬干部落（Kasavakan）及新園卡拉魯然部落（Kadraluljan）的原住民知識學人，藉由他們的生命歷程以及結合人類學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經驗，探討人類學學習如何能貢獻在原住民發展。第一位受訪者是人稱「大大」的汪

智博，第二位是巫化·巴阿立佑司牧師。身為原住民，在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研讀人類學的過程中，他們回顧過去學者對於自身族群的研究，發現角色轉換的趣味，感受特別深刻。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學習人類學知識就像是把自己重新拆解、組合一次，對於事物的邏輯與看法，相較過去顯得更多元多面。

汪智博：「我解構自己，解構到連工作都辭了。」

進入東大南島所就讀前，汪智博已在新聞界工作二十年，現於台灣好基金會服務，並擔任建和部落主席。2012年因部落一起何謂「傳統歌舞」的爭議，決定報考東大南島所。論文研究方向在多方著墨後，著重於公共政策上。

他回憶道：「這個爭議讓當時的我內心起了很大衝突，一方面工作上也覺得堆疊累積到有些貧乏的狀態，所以決定再去進修。」一邊說著，隨手打開電腦，就將研讀期間滿滿的電子筆



圖一：受訪者汪智博。

記與報告呈現在筆者眼前。他臉上盡是滿足地說：「那時候每一堂課，每一篇文獻我都盡量讀完寫完，很少漏掉的。工作結束後真的很累，但回到家還是繼續唸到清晨四五點。」多年的新聞工作經驗，讓汪智博跑遍東台灣各地，從平地到深山都有過足跡，可是心裡卻逐漸感覺到自己的不足。

各式各樣的訊息每天都需要處理、報導，這是新聞人的日常。汪智博說，每件新聞都必須嚴格查證，否則很容易招來法律訴訟。雖然記者可以取得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與背書，他卻始終認為不夠深入，僅能看見事情的表面。因此當他擔任平面媒體花東召集人時，前往每一個部落，無論先前是否有過採訪經驗，他仍會先在一旁靜靜待著，觀察、訪談，挖掘到一定的深度後，才真正開始報導工作，如同人類學中講究微觀的視角。

「有一年我去台東採訪荖桐部落的海祭，主祭的耆老告訴其他記者他們在祭拜土地公與海龍王，結果隔天報紙一出來，上面大標題就寫著『阿美族部落祭拜土地公與海龍王』。」汪智博又氣又好笑地說，這樣錯了嗎？錯了。但是又沒錯呀！耆老的确是這樣說的。所以到底錯在哪裡？原因就在於記者不瞭解背後的文化脈

絡，受訪者老並不擅長使用中文，無法精準的選擇詞彙來描述阿美語所代表的意涵。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見新聞工作對於採訪深度做足與否的重要性，而這部份，在人類學知識裡深刻地領會到。

「所以我說新聞的東西很多是非常表面的，尤其是現在的新聞，即時性要有，照片、影片也要有，變成我們同時要去做這麼多東西的紀錄，一手拿相機一手拿錄影機，這對我來說已經失真了，太可怕了！」在不斷追求時效、圖片、影片，甚至連臉書動態都能成為新聞的時代，終究讓一邊工作一邊唸書的他，於2015年萌生退意。他笑著說：「我常常說我自己是loser，是逃兵。總之現在媒體的速度變快了，厚度卻變薄了。」對於現在的新聞環境，他沒有絲毫留戀。

探索人類學的路途，汪智博以「把自己洗過一遍」來形容，對於人生做了相當大程度的解構。離開媒體工作後，他繼續完成碩士學位，畢業後並沒有回到新聞界工作，而是在充滿歌聲的臺東鐵花村擔任總幹事。部落主席的身份使得生活緊緊與部落聯繫在一起，而起初那件讓他決定報考的爭議事件，已在課堂與無數的文獻中找尋到解答。最後，他認為人類學知識的

探索，能夠不斷觸發過去對於新聞工作與當前部落事務的反思，「當它變成實際的東西的時候，它會變成學問的基礎。」經由身體力行的實踐，將學問轉化為腦內的穩固基礎。

巫化·巴阿立佑司：「知道自己是誰，就更有站起來的力量。」

第二位受訪者巫化·巴阿立佑司牧師，是東大南島所 2004 年第二屆的「元老級」學姊，起初同樣帶著急欲尋求的問題而踏入人類學領域。在這之前，她仍在美國攻讀神學院碩士學位，聊起這段回憶，絲毫沒有模糊地說：「就是一直很想瞭解自己的母體（排灣）文化，但是神學院並沒有辦法給我。」這樣的渴求，讓她心裡始終有著「不完整」的感覺。但碰巧的是，就在快回國之際，東大南島所籌備處設立的消息傳來，她眼睛一亮，心想：「這就是我要的。」

雖然在部落成長，但是卻沒有辦法深入地理解排灣族文化。她說，因為漢化得早，無論是生活方式、飲食、宗教，幾乎已與平地人無異，雖然長輩會分享關於部落的知識，但是並沒有被「常態性」的持續教導。過去一直擔任基督教神職人員的她，排灣族的 *pulingaw*（巫化牧

師將之稱為「靈媒」）特別吸引她的心靈，所以打從一開始，就鎖定了論文研究的主題。「另一部分我也想找上帝，看看能不能跟西方的基督信仰有一個對話或連結。」兩者不同的神觀，引起她很大的興趣。

pulingaw（靈媒）對巫化牧師而言並非是一種祖靈信仰，反倒更像是一種緬懷、一種追溯。在閱讀文獻與田野工作期間，她開始去理解 *pulingaw* 於儀式中所說的話。「基督信仰的根源是聖經，Paiwan 最重要的就是 *pulingaw* 的語言。」雖然部落過去對於這部分有著許多禁忌，但嚴重的文化斷層，使現在有志學習的族人相對地容易親近。

她深刻地說：「*pulingaw*所說的話，裡面除了儀式的流程，還包含了很多很多關於部落的歷史，像是族人從哪裡來，過去的頭目是誰等等……。」在田野期間，巫化牧師時常驚嘆著即使沒有文字，也能夠憑藉著語言，世代地將儀式流程完整傳承下來，而其中關於部落歷史的話語，是她將之稱為緬懷、追溯，而並非祖靈信仰相當關鍵的一點。

「另一方面也是語言轉譯的問題，中文的意義並不等於母語中所表示的意思。所以回到老人



圖二：受訪者巫化·巴阿立佑司。

家說的，他們不是說這是信仰，而是『慣習』。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從字根去理解，所以有這樣的反省跟對話。」這是她在人類學中探討排灣族 *pulingaw* 相當重要的收穫。

那目前在部落事務上呢？談起擔任新園卡拉魯然部落主席的職務，她自信地說，人類學的知識探索讓她「知道自己是誰」，所以能夠接受更多挑戰。當部落裡各種事件、問題不斷迎面而來的時候，這些學習是很大的幫助。2015年新園里養雞場的抗議事件，是巫化牧師與部落緊密連繫在一起的時刻，也是促使2016年擔起部落主席職務，甚至是決定參選台東市第十二屆平地原住民市民代表的重要開端。這場運動，部落族人、里民及參與此事的各方朋友們，在經過整整五個月的抗爭後，成功地促使台東縣政府制定相關規範，阻擋了養雞場的設立。期間發起了走街、音樂會等不同的抗議形式，是部落相當重要的一次經驗。

「從前我的想法是很上面的（腦袋），但現在我是很 close down 的，是踩在土地上的。」巫化牧師開心地說著。

知識的實踐

人類學的反思性格，在二人的訪談中清晰可見。汪智博目前在鐵花村致力於台東音樂場景的推廣，企劃各式各樣的活動，就是為了培養在地音樂創作人才，甚至思考著進場票價如何也讓台東的孩子有能力進場聆聽；而巫化·巴阿立佑司牧師因養雞場抗議事件的成功，期盼能透過公職來爭取更有益於部落族人的法案條例，也是將獲得的知識實際應用於公共事務上的一種挑戰。

筆者後記

臺北到臺東，大概是目前台灣主流社會認知下「城市」對「鄉村」的最佳寫照之一。拜鐵路電氣化之賜，現在搭乘台鐵列車只需四個鐘頭即可從臺北抵達臺東，回想兒時回花蓮鳳林老家一趟，還得拖著行李轉一兩班列車。只是地理距離拉近了，社會距離卻仍進展緩慢，「花東」依然是許多城市人心中的窮鄉僻壤，又或是以一詞「後花園」蔽之，彷彿十幾二十年來，花東依然是那青年外流、人口嚴重凋零的地方，從未改變過。但日常周遭的景象總是特別

深刻。這一年半在臺東唸書生活的時光，結識了許多在地青年，有的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有的到異地求學工作後歸來，現在用自己擅長的技能知識，在部落、社區裡盡責工作，不僅謀求一份生計，更帶著對於家鄉未來的殷切期盼。夜深人靜時，火塘邊的我們話題總是圍繞著關於家、關於部落大小事的進展，在揶揄調侃中，互相給予支持的力量。

地理距離不再那麼遙遠了，但我們準備好更深入地認識臺東了嗎？擦掉腦海中的刻板印象，我們其實可以更仔細地探訪這裡的人事物。



海外田野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暨公事系南島碩班 海外短期田野實習調查

文／葉淑綾（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前言

2017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南島文化中心蔣斌主任、蔡政良老師、葉淑綾老師，和官佳岫助理帶領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的同學進行海外南島語族短期文化田野調查，前往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市和Bidayuh族Annah Rais長屋，參與觀察當地日常生活與觀光文化現象，並協助同學發展相關小型研究議題，進行訪談和資料收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讓同學透過密集和團隊合作的方式來了解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過程，包括田野前相關文獻資料的閱讀、以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和社會文化脈絡，進而設計可行的研究計畫，到田野過程中調適來到異地的生活不便，盡可能融入地方生活，但同時也必須作為研究者進行當地社會文化的參與觀察與訪談記錄；隨著逐步貼近地方生活進而修正研究計畫，找到適切的研究議題。此外，短短十多天的田野之旅也讓同學學習田野筆記的撰寫，掌握資料收集的方式與整理分析的技藝等，以為田野實習結束後研究報告的書寫和成果發表累積足夠的資料和觀點。以下概略說明此趟海外田野實習的過程和成果。

短期田野調查過程

此趟田野實習除了前兩天在古晉市透過博物館、上帝廟、大伯公廟、文物館、文化村，以及與在地客家宗親聚會等方式，來了解馬來西亞砂勞越有別於西馬的族群關係，和相關的歷史發展過程之外，主要前往Bidayuh族的Annah Rais長屋，了解此一南島語族的社會文化面貌。尤其是長屋特殊的建築地景與人文組織，在近年來結合其文化特殊性而進行的觀光化發展，以及這樣的發展對地方社群帶來的影響與變化。

將近十天的長屋生活讓我們可以透過和當地人密切的交流互動中，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Bidayuh族的服飾、音樂、舞蹈、建築、工藝、童玩、宗教信仰、農作、生態知識、釀酒飲酒文化、狩獵文化、飲食文化、生活哲學、人際互動等，也探訪他們目前經營的民宿與觀光活動運作的模式。白天師生參與當地人為我們安排的各種體驗活動，分組進行研究議題的觀察和訪談等資料收集；晚上師生則針對各項議題和觀察到的面向進行討論、給予建議，並規劃接下來的資料收集方向。

28-10-2017.ARRIVAL LONG HOUSE KAMPONG.LUNCH
 29-10-2017.TOUR KAMPONG LONG HOUSE
 30-10-2017.GOING TO HOTSPRING
 31-10-2017.VISIT TO NEXT KAMPONG
 01-11-2017.GOING TO WATER FALL AND LUNCH BBQ.
 02-11-2017.FREE.ALL-SOULSDAY.GOING TO CHURCH
 03-11-2017.JUNGLE TRACKING N FARMING AND LUNCH
 04-11-2017.FREE AND EASY
 05-11-2017.INDOOR ACTIVITY.
 06-11-2017.FREE AND EASY.N PREPAIR FOR FAREWELL
 PARTY.TIME.7.30PM.
 07-11-2017.BREAKFAST AND CHECK OUT.

圖一：長屋民宿主人提供的行程規劃



圖二：雨林徒步漫遊活動

此行對Bidayuh族長屋生活能有多面向且深入探索的學習機會需感謝民宿主人的安排：他召集了一群在地居民設計各式各樣的活動豐富我們的學習之旅，也貼心照顧我們在長屋的起居生活。這些活動包括吹箭體驗、歌舞樂器展演、長屋導覽介紹，打陀螺體驗，參與教會彌撒，探索週遭自然環境資源，包括溫泉、瀑布、農田、雨林生態等，以及最後的歡送晚會（圖一）。我們也妥善利用這些活動的機會和當地人互動，透過親身體驗、觀察和各式各樣的問題來化陌生為熟悉，也從這些活動所認識的人事物當中進一步延伸出同學的研究主題（表一）。本期《人類學視界》也特別邀請拉菴·進成和潘嫻奴兩位同學分享他們的田野研究成果。

以雨林徒步漫遊活動為例（圖二），當地山林經驗豐富的Robert和Nelson帶領我們一行探索長屋鄰近的山林溪流和耕地。一天的行

程從出發前的準備，過程中的學習，和結束後持續的討論，都讓我們對Bidayuh人在此地的生活有更深刻的認識。這天幾位同學也特地在村內雜貨店購買當地人推薦的「kampung Adidas」，穿著適合行走砂勞越山林的橡膠鞋，追隨Robert的腳步開始我們的探索之旅。沿途同學不斷發問眼前的所見所聞，Robert也一一解說包括林中的植物、Bidayuh人對它們的稱呼和利用、林中可食的植物水果、林木生長的時間、為後代建屋而種樹的準備、釀酒的植物原料、人類因山豬酒醉而發現酒的故事、林中動物的足跡、田地的開墾立界和工寮、和當地目前栽種的生計和經濟作物等。從Robert的介紹中，我們認識了這片山林的豐富多樣，以及Bidayuh人與山林的關係和相應發展的智慧。

另外，這趟雨林之旅也讓我們見識到以「竹子工程師」(bamboo engineer)聞名的Bidayuh

同學姓名	研究題目
陳冠年	比達友的圖話—樂舞篇、生活篇
拉蒞·進成	熱與降溫：初探Annah Rais部落的Bidayuh人在觀光活動中的主體性
陳梅宜	優雅的勇士飲酒—以砂勞越州Annah Rais長屋為例
潘佩紋	女人與土地：Annah Rais比達友婦女的日常生活
古世勇	比達友人的狩獵與思維
黃筱智	比達友族Annah Rais長屋生活空間及社會網絡初探
楊詠程	雨林印象
陳盈儒	Annah Rais的貓朋友

表一：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暨公事系南島碩班海外短期田野實習調查，學生研究主題一覽表。

人運用竹子的技能和智慧，田間的工寮、竹片搭設的步道、溪流上方的竹橋、放置揹籃的竹架、引水的竹管、煮食的竹器等，處處展現Bidayuh人在生活許多面向熟稔運用竹子的設計（圖三）。當Robert熱心與我們分享雨林世界的同時，Nelson則沿途用他的山刀砍削樹枝幫我們製作登山杖，三兩下砍斷竹子製作中午煮食的食器和搭建引水的設施，俐落的刀法讓我們驚呼連連。在我們的好奇心驅使下，Robert教導我們山刀的使用、體驗砍伐竹子的力道和角度。中午溪流邊現地烹煮的野餐，也讓我們透過食物來認識Bidayuh人的飲食文化和對雨林資源的運用。短短一趟行走雨林的經驗，因有著深厚在地知識的Robert和Nelson的帶領，我們也享受了豐富的學習之旅。從雨林返回長屋後，我們仍持續和Robert討論我們的所見所聞，試著從他身上了解更多Bidayuh的生活和文化。

團隊在長屋的生活即將劃下尾聲之際，長屋主人還籌辦了一個歡送晚會，讓我們既驚喜又感

動。這一天，我們在長屋生活中認識的許多人，包括民宿主人Mark夫婦和他們的兒女，每天苦惱為我們準備三餐的Hem、Gordon和Mirim，熱心教導我們Bidayuh文化的當地音樂家Arthur，帶我們探索雨林和溫泉的Robert與Nelson，教我們射箭和陀螺的Dominic，不時和我們分享食物和陪伴聊談的Grace等都齊聚一堂，進行最後的文化交流與道別。如蔣斌主任致詞時提到，「感謝當地人讓我們在長屋裡感受到像在家一樣的生活」。的確，在這個已高度發展觀光的Annah Rais的長屋裡，能不只是被視為觀光客，且處處感受到當地人誠摯的交流和熱心的分享，是令人印象深刻和銘謝在心的（圖四）在長屋的生活雖短，卻因為民宿主人盡心安排我們的學習之旅，透過他的親友網絡分享在地的生活和知識，讓同學得以透過這些安排和因此而認識的人際網絡，進一步尋找相關的報導人來深入探索各自發展的研究議題；也讓此次短期田野收集到足夠的資料書寫研究報告，展現豐富的學習成果，不僅



圖三：竹子工程師Bidayuh人搭建的竹路。



圖四：離開長屋前的合影。

人士共享田野成果。

小結

此次短期田野實習調查團隊出國來到陌生的異地進行文化學習，過程中充滿了挑戰，一來對許多同學而言語言溝通的困難要解決，二來雨林區風土氣候民情也需要適應，團隊的師生都要在沒有熱水供應下用冰涼的河水洗澡，並承受短期內收集資料進行小型田野調查的壓力。所幸團隊成員充分發揮協力合作，相互體諒的精神，讓這次田野之旅收穫良多。此次的海外田野調查對許多同學有不少的刺激和成長，不僅意識到語言學習的必要性，另外也學習到團隊合作，和他人協調分工的重要性。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不僅在探索他人，也在了解自我，是很重要的學習訓練。這也是筆者第一次來到馬來西亞砂勞越，親身體驗人類學文獻中著名的長屋文化，除了和同學們教學相長，一起學習探索當地文化之外，長屋居民無私的分享，熱心的教導，一步步帶領我們認識他們的過程，也讓

我感受到Bidayuh族人生活的哲學和人與人交流的真誠。這是一趟寶貴的學習之旅，不管是看見Bidayuh文化的獨特性，抑或了解在當代資本主義和觀光發展潮流衝擊下地方社會生存與回應的方式，都是彌足珍貴的他山之石，可以回頭反思臺灣原住民當代的處境與選擇。再者，對我們而言，這趟旅程也是構思未來臺灣原住民與世界南島語族關聯性的重要脈絡之一。

女人與土地：Annah Rais比達友婦女的日常生活

文／潘佩紋（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前言

Annah Rais Longhouse 是一個充滿親情、熱情又溫暖的村莊，比達友人（Bidayuh）自給自足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在這為期十天的田野學習中，看見了自然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土地與人的情感。我終於明白，所謂窮與富真的是一念之間，不是以錢的多寡來評斷，也不是依房屋的豪華表示你擁有的多與少，而是你怎麼看待你的生活與需要。在長屋的女人其實都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為丈夫為孩子也為家屋維持著生活。長屋的生活節奏看似簡單，但充滿人生哲理。在報導人身上我學習到野外的農田工作及照顧家的常理，最大的收穫就是了解成為一個比達友長屋的女人所擁有的精神：表面看似刻苦銘心但卻是勤奮無擾的給予。這趟學習，看見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環境裡，都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延續文化的精神。比達友婦女說：「他們（田中作物）都是我的孩子，我要好好照顧他，也要感謝他餵養我們」。我想了解，比達友婦女在長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在日常生活裡比達友女人與土地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感謝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提供此機會，讓我可以透過海外文化學習，增廣見聞及累積田野經驗，也感謝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班的老師們，於 Annah Rais Longhouse 裡與比達友人一起生活期間，協助指導學習如何做田野，學習異文化，如何讓自己在不同的環境中看見，與陌生的土地建立關係。下一節筆者要分享在長屋中與村莊的婦女、也就是筆者的報導人到田間工作，藉由身體力行的方式了解比達友族長屋的日常生活中，其婦女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接下來一一分享從田野學習中的看見與理解。

一、女人與土地：我照顧土地，土地餵養我

Annah Rais Longhouse 位於東馬來西亞砂勞越州的古晉城市以南的 Bidayuh（比達友族）聚居地。大多數族人是以農業為主，主要是以山田燒墾的方式，有水稻、旱稻、可可、胡椒、榴蓮樹等種植，並以長屋旁的河流捕魚為主要的生計來源。在安娜萊斯村莊裡常常看到婦女頭上背著竹簍，穿著田裡工作的服裝，身上綁著一把長長的工作刀。幾個



Grace 平常到田裡的裝扮，背籃、包巾、一把刀、長襪，及最重要的工作鞋（當地人稱為：compung Addidas）

婦女穿梭在長屋的竹子長廊之間，這一幕深深地吸引著我，美極了！心裡想著她要去哪裡？她是在做什麼的？她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決定跟著婦女一探究竟。

生活在長屋的這段時間，與一位長屋的婦女 Graca Mejem，透過身體認識農田、山林、河水，藉著日常生活事務認識彼此。她是一位自給自足的農夫，種植的作物只供家裡食用。平時只有她與丈夫兩人生活，孩子們在市區工作及讀書。身軀嬌小的她有著很溫柔的體態，但感覺起來擁有無限能量的溫暖，看著她對植物的熟悉及無機械的耕作技術，好比她就是這塊農田的母親，像是照顧孩子一樣溫柔又有耐心的照顧著作物。她說：「他們（作物）都是我的孩子，我要好好照顧他們，他們提供了我們平常所需、也餵飽我們。」田裡相處的過程中，我開始思考長屋女人的角色及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比達友族的男人與女人都可以到田裡工作，並沒有特別區分，每戶人家都擁有不同數量與大小的土地，有的是專門種植樹木、竹子提供家屋建材，有的是種植糧食作物、提供家庭食物來源。對於長屋的族人來說，米是每天最重要的主食，不可或缺的作物。農田種植的

作物都是依著家庭需求決定作物的耕種數量與面積，所以在田園裡的植物呈現多元樣貌，除了固定的稻米種植，其餘隨時都可做變化，種植多樣蔬菜，主要以根莖類為主。

她的田一切都是自然生長，沒有添加化學藥物或農藥，土壤很肥沃，從不會有蟲害的問題，所以也不需要灑藥。她一直強調著「我不需要種多（作物），我也不需要種大，我不會賣我的作物及我的米，這是我辛苦的種植及珍貴的食物，我種的植物只需要家人夠吃，讓我夠分享給親朋好友就好」。對她而言，稻米是家裡最重要的精神糧食，不能賣。筆者一邊學習比達友族的語言，也跟著學習比達友女人與土地自然的互動，這樣的互動在我的族群裡（卑南族）是非常被重視的，因此我想再進一步了解，在田地的一切工作開始之前、或是開始耕種之前，比達友人對於土地是否有進行什麼樣的儀式或習俗、族人耕作期間是否有換工的情形、或是關於土地有什麼樣的女性團體的活動。

二、婦女的團隊合作之美德

在Annah Rais Longhouse中，只要有結婚喜慶的日子，婦女們就會集結起來一同準備食物及分工，這樣的分工是有規律性的分配：安娜萊斯長屋有三個區域，每個區域的婦女有各自要準備的事務，例如今年第一區的婦女就是負責採集、砍竹子或蒐集相關器具。大家會有個默契，不定時到主辦喜事的家庭中，協助他們前置作業。藉由這樣的機會婦女聚在一起聯繫情感，相互分享彼此的喜悅。比達友女人其實都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村莊裡也有專給女人的節日。早期務農時代，村莊的女人在耕作時會互相幫助親朋好友的農田工作；所有女人在稻米收割完後會特別在五月底選一天，為自己的辛苦慶祝、也感謝一切。在這一天，各家婦女準備一至兩道的菜，穿上傳統服飾，在廣場中舉歌歡唱並配著舞蹈慶祝著，丈夫們也隨之陪伴著參與。

依著比達友稻米成長時間，五月剛好是整季稻米收割完成後農田進行整理、燒墾的等待時間。然而現今已不再進行像上述一樣的慶

典儀式，但當這一天來臨，所有村莊婦女們會到教會，以信仰的宗教進行儀式，主要的意義也是感謝女人照顧整個家庭、撫養兒女長大以及農田務農的辛苦。原來長屋的女人也會為自己的耕作辛苦而慶祝，如卑南族的婦女除草完工慶一樣。在卑南族社會，部落在過去以小米為主食的年代，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植小米，由於小米田容易雜草叢生，為使小米長得茁壯而有好的收成，除草與剔苗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故女性族人乃組成幫團（*misaur*），工作告一段落後，為慶祝除草完工，會舉辦完工慶（*mugamut*）。但卑南族的方式主要以團體行動聚在一起，聯繫感情也延續人際關係。如今雖已不再是早期務農時代，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延續文化的精神，宗教信仰改變了，還是堅持自己某部分的族群文化。長屋看似簡單的生活，充滿著人生道理，也擁有比達友族長屋女人的文化精神，比達友婦女與卑南族婦女的智慧確實能讓女性擁有特別且無限的能量，同時傳達出自身族群文化精神的女性氣質與美麗。

三、結語：成為女人—愛與美

在長屋的社會或是小單位家庭裡，女人存在著什麼重要的關係及位置？女性對於部落來說是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生活及田間工作都有重要的聯繫關係。女人與土地更是不可分割的，在部落裡田園生活都是婦女學習文化的重要過程，也是學習女性美德與團結的象徵。耕作期間亦有許多知識與道理，集體性的婦女合作關係營造出田間生活的樂趣。簡單來說，早期務農時期各家都有耕田，女性以互助的方式形成團體，在不同的田與田之間串起情感聯繫。

透過文字敘述，我寫下所看見的自然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土地與人之間的情感，體認到所謂窮與富真的是一念之間，不是以錢的多寡來評斷，也不是依房屋的豪華表示你擁有的多與少，而是你怎麼看待你的生活與需要。如同比達友婦女對待田的心情：「我不需要種多（作物），我也不需要種大，我不會賣我的作物及我的米，這是我辛苦的種植及珍貴的食物，我種的植物只需要家人夠吃，讓我夠分享給親朋好友就好。」婦女在田間工作、山林採藤、河裡捕魚，又一肩扛起照顧好家人的責任，實在不容易。

一肩扛起照顧好家人的責任，實在不容易。面對社會環境鉅變的影響，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文化已逐漸被主流文化取代，而原住民族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自身的文化已經與生活環境脫節。社會多元發展的情形下，希望培養人的文化意識，包括對自己的歷史、傳統、價值，透過文化學習，瞭解文化的基本概念。文化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文化，我們都在透過身體與土地相處的過程喚起一些意識，不管文化或是群體的記憶。部落很重要的文化特質及行動意義也需不斷的被實踐甚至是被學習。我們都要學習親近生活中的土地，不管時代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中永遠少不了與土地的接觸，進而養成自身的文化習性。現今社會中，對於土地的尊重與使用的智慧仍然是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並且帶著那份民族精神與土地建立親密的關係。從卑南族及比達友婦女的日常生中可以看出來，女人仍然是「家」重要的核心且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 Annah Rais Longhouse 為期十天的田野學習，雖然時間不長，學習上也有不足之處，但這趟學習中跟當地人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筆者在離別前，一直在思考著什麼樣的誠

意可以當作謝禮，而同時又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可以給這幾天很照顧我們的族人們，後來想到在卑南族文化裡，花環具有美麗的、美好的、團結的與母愛的象徵，以花環作為道謝的禮物再好不過了。筆者在這裡學習許多在地文化知識，該是時候相互表達心意。此刻，多具意義的當下，我在長屋報導人的家屋前進行編花的工作。編織花環為女性專屬的工作，每條花環都帶著婦女的愛意，同時也是成為女人很重要的階段。能夠用自己族群的方式向大家分享愛意及謝意，同時也與報導人分享如何編花以及花的種植知識，報導人之後也將剩餘的花繼續留在她的土地上，期待每次的開花與美好，讓這段時間成了美麗的記憶。

熱與降溫：

Annah Rais部落Bidayuh人的歡迎會活動初探

文／拉翁·進成（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碩士班）

本文是以筆者在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8 日的旅程為基底所做的初探研究，針對 Annah Rais 部落的 Bidayuh 族人的觀光活動及文化展演的部分所做的觀察、訪談與寫作。從 Bidayuh 族人的「冷熱觀」出發，筆者初步探討 Annah Rais 部落的 Bidayuh 族人，在為觀光客舉辦的歡迎會活動裡，如何透過文化展演對觀光客所帶來的「熱」進行「降溫」，進而讓觀光活動成為對長屋生活的助益。

淺談 Annah Rais 部落的觀光活動

觀光旅遊產業對於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積極促進旅遊景點村落的發展。於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旅遊業者為保持競爭力以持續發展觀光旅遊產業，對於諸如環境保護、環境教育、文化遺產景點、旅遊基礎設施、自然資源等建設均十分重視。此外，當地村落對發展的態度同樣也對觀光旅遊產業有著關鍵的影響。Annah Rais 部落裡，文化遺產景點以及自然資源的規劃，是發展觀光旅遊產業的主要策略。

Annah Raisa 部落的長屋觀光發展大約開始於 1980 年代，與交通建設有密切的關連。過去 Annah Rais 部落通往古晉市區的道路因為尚未整頓，與市區往來的交通十分不方便；道路整頓之後，不僅部落交通往來變得便利，附近的溫泉成了古晉一帶有名的觀光景點。而長屋建

築作為文化遺產景點，有高度觀光價值。此外，在亞洲航空通航之後，抵達古晉的航班增加，有更多來自國外的觀光客來到 Annah Rais 部落，觀光客的出入可以說是 Annah Rais 部落生活地景的一部分。

Annah Rais 部落的入口處有一片用來停車的空地，設有一個收費亭，在部落的管理委員會的經營下，收費亭裡面常駐有 Bidayuh 族人，負責收費與導覽。據說在 *gawai*（收穫祭）典時常常有破千的觀光人次，一天可以收入 6,000 到 8,000 元馬幣左右。這些收費透過管理委員會的運作，使用在部落內簡易自來水系統的維護、收費亭內導覽人員的薪資、部落喪家的慰問金、公共設施的維護（包含 *panggah* 頭屋、導覽用傳統建築）以及 *gawai*（收穫祭）的經費等等。管理委員會通常會聘僱部落族人來工作，使收入的金錢持續在部落內流動。除了收費亭的觀光收入之外，部分長屋的家戶門前也會擺起攤販提供給觀光客消費，販賣的東西包含自釀的 *duak*（甜酒）、*lankaw*（蒸餾酒）、在地產的胡椒、天然的藥草、手工點心、手工飾品等等，都是適合觀光客方便攜帶的商品。在公共設施上，除了上述的收費亭、*panggah*（頭屋）以及展示的傳統建築之外，在停車場附近有保留當地傳統輾榨甘蔗汁的工作屋，亦是部落觀光導覽中十分有特色的景點。



圖一、榨甘蔗的工作屋是部落導覽中的景點，觀光客可以直接體驗傳統的榨汁作業，現榨的甘蔗汁相當爽口（2017.10.29 官佳岫攝）



圖二、Annah Rais附近的溫泉是古晉市區周圍著名的觀光景點，從公共設施的建設完善可以看出政府及民間的用心經營（2017.10.30 黃筱智提供）

觀光旅遊刺激了部落內民宿業的發展，但民宿經營執照的申請相對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與知識，因此民宿主人多半是具有高知識的背景的人。不過民宿收入並不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許多民宿主人還是會在古晉市工作，往返於部落與城市之間。Annah Rais部落第一間民宿出現在2004年，至今已有13間民宿，且民宿主人彼此間都互相熟悉。也許是長屋生活本身緊密而和諧，各民宿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商業競爭。

綜合以上的討論，Bidayuh族人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可說是時常處於被觀看的位置，族人如何看待觀光？筆者詢問部落族人，有報導人認為部落裡並沒有什麼事情是不便對外開放的，但是如同客服工作一般，無論內心想法是什麼，部落族人對待觀光客總是很親切。不過這裡的人們依然很希望大家可以認識Bidayuh文化，因此對觀光客十分友善。筆者認為，除了觀光旅遊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之外，透過觀光活動讓更多人認識Bidayuh文化，對於當地族人來說也是發展觀光旅遊的目的之一。

歡迎會的觀察

2017年11月2日當天，有新加坡的學生來到部落參訪，部落族人為此準備了歡迎會的活動。在活動會場首先看見的是幾位穿著Bidayuh族服飾的婦女，她們的服裝上裝飾許多金銀色的鑲邊線，手上與脖子上的飾品也非常豐富，腳踝上綁著銅鈴，銀光閃閃的腰帶是由錢幣製作而成，在以黑色為基底的衣服上顯得光彩奪目。同時旁邊有其他穿著便服的婦女們正準備著食物，有竹筒飯、柳橙汁、波羅蜜餅等Bidayuh的道地美食。過了一會，負責音樂演奏的族人帶著手鼓與*pratuakng*（竹製的傳統樂器）出現，稍微準備一下便安靜地在一邊抽菸。在等待的時間中族人們在各自的家門前一邊聊天一邊進行歡迎會的準備，那氣氛十分熱鬧。

當新加坡的學生抵達時，歡迎會的活動會場響起了*pratuakng*演奏的歡迎歌。在主持人稍微串場後，第一個節目是由四位婦女們表演老鷹之舞，舞步既緩慢又優雅，手腕輕捧著紅絲帶模仿老鷹盤旋的線條，彷彿是望向遠方的老鷹，翅膀沉穩的拍動。四人圍成圓圈，時而順時針、時而逆時針的緩緩盤旋著，偶而舞者會發

出「嘶噉」般的長鳴嘯，似乎有提振舞蹈士氣的作用。第二個節目由兩位男性表演，依然是張開雙手做出鳥類飛翔的動作，但是在走位間卻出現對峙、追逐等不同的互動，兩人間的鳴嘯更有相較勁的意味，舞蹈腳步的頓踏也十分有力。比起上一場女性舞蹈的優雅，這場男性的舞蹈顯得比較激烈，在兩位舞者的眼神裡更可見到針鋒相對的目光，腰間安裝的藤環放大了臀部的擺動，全身肢體動作比起女性要鮮活很多，但臀部的動作似有逗人發笑的趣味。在音樂的演奏部分，婦女舞蹈較為沈穩，男性舞蹈比較急促，整體而言仍然維持著Bidayuh人和諧的氛圍。

接著下個節目是傳統舞蹈的體驗，一些學生分別換好男性與女性的Bidayuh族服裝（由民宿主人準備），在部落婦女與男性帶領下跟隨音樂起舞，一下子擴大成二十多人的大圈圈，族人發出鳴嘯聲，學生們也跟著模仿，鳴嘯聲此起彼落交響在熟練與生疏的舞蹈中，不同的舞姿與鳴叫展開出群鳥飛翔、盤旋的畫面，擬仿熱帶雨林生機盎然的環繞聲響。筆者忽然有種感覺，Annah Rais部落的Bidayuh族人一年一度的*gawai*祭典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景象，返家

在此筆者粗略地對歡迎會活動的工作人員進行分類：第一類是展演活動中的核心角色，如活動主持人、演奏音樂者以及跳舞的婦女等，他們都具有某方面的才能或經驗，因此部落中各民宿的歡迎會活動都會延請他們來協助，在展演中往往是被觀光客注視的人物；第二類是活動中存在於觀光客背後的角色，如其他工作人員，他們準備著觀光客到訪的諸多工作事宜，包含布置、雜務、炊煮等，在歡迎會活動當中並不一定是被觀光客注視的對象，而他們自身會處於外圍的位置，觀看著觀光客與展演者。第三類是民宿主人，作為活動統籌者除了事前的聯絡與召集工作，在歡迎會的當下有可能置身於第一類或者第二類的位置，選擇觀看或者被觀看，而民宿主人身為觀光收益的分配者，在動員人力與分配收益時，所依循的人際網絡得到了活動的機會，使長屋熱絡起來。

由三種工作人員的分類，進一步形成歡迎會場上的空間位置。觀光客所注視的展演舞台上，可以聽見*pratuakng*的演奏、看見緩慢優雅的女性舞姿、緊張趣味的男性舞蹈、品嚐在地的傳統美食、穿著傳統服飾等，五感交織出一幅Bidayuh族人傳統生活的面貌，也可想像成觀

光客們正觀看著一位穿著傳統服飾盛裝打扮的Bidayuh族人站在他們面前講解Annah Rais部落的文化。然而在觀光客的身後，可以看見許多身穿現代便服的族人正興趣盎然地討論著觀光客因為跳舞姿勢怪異、品嚐炸波蘿蜜時露出驚奇表情等種種有趣模樣，而開懷大笑。在觀看與被觀看的三者位置中，隨著最後族人與觀光客的共舞，打破原本觀看與被觀看的位置，使族人與觀光客不分你我地沈浸在*pratuakng*的音樂與老鷹盤旋般的舞蹈裡，人與人之間的氣氛彷彿得到了某種再調整，使觀光客與族人們（不分族服與便服）彼此互相觀看，在「讓外人認識Bidayuh的文化」的目的上，此時觀光客所看見的比起展演，無疑更接近真實的Bidayuh。

熱與降溫

在婆羅洲「冷」與「熱」的文化在不同社會的意義和象徵研究是人類學的重要議題。例如在Iban社會，和諧與福利常以「冷」(cool)來形容；與之相反，「激烈」(heated)或者「發熱」(feverish)就是形容對生活造成的不安或打擾 (Jensen 1974:114-5)。

Sather (1980: xi) 也指出，在Iban族的長屋生活裡，人們的糾紛與違反「長屋規則」的行為會導致精神上的熱，而使長屋成員可能會遭受長期的疾病、農作物歉收、飢荒或者其他不幸。

在 Annah Rais 部落，筆者詢問報導人，Bidayuh族人是如何處理紛爭的？報導人回答道：「全世界的人都會有紛爭，在長屋裡當然也會，但是Bidayuh人習慣用和平的方式來處理紛爭，如果當狀況太過激烈的時候則會先等大家冷靜下來 (be cool) 再行溝通。」

此一獨特的冷熱觀可以說是在長屋生活中無形的規範，它可以做為長屋生活如此和諧的一種解釋。像觀光活動這樣無法掌握的現象，即便有些觀光客的要求對長屋生活造成些微困擾，但Bidayuh族人對他們仍然保持友善的態度，並且通常逆來順受的處理。若以冷熱的觀點，則可以認為觀光活動是一種會導致「熱」的事情；在部落族人共同認為要發展觀光旅遊業的共識下，如何處理「熱」便是族人所要面對的問題。



圖三、族人帶領新加坡學生體驗部落傳統老鷹之舞，透過音樂及舞蹈對精神與身體的馴化，學生們得到降溫（2017.11.02 官佳岫攝）

筆者認為，若將歡迎會視為一種「降溫」的程序，則可以發現透過規律的音樂、沉穩的舞蹈，前來觀光的人們在觀看時，首先情緒上會先得到專注，接著在與族人共舞時，觀光客們循著族人舞蹈的動作，身體進一步地得到馴化，並且在此當中逐漸消弭觀看與被觀看的距離，最終在結束時，歡迎會的氣氛比較起觀光客剛來臨時，顯得輕鬆與和諧許多——在觀光客於精神上「降溫」之後，族人能以更有利的狀態與觀光客交流，讓人更認識Bidayuh的文化。

然而觀光所造成的熱並不僅來自於觀光客，在我們即將離開Annah Rais部落的前一夜，民宿主人為我們舉辦的惜別會上也造成了另一種熱的狀態。大約傍晚時分，民宿前的廊道架起大型音響，放起了流行的西洋音樂。由於實在太迥異於之前生活的安靜狀態，如此排場一時間讓我們一行人感到些許緊張。

惜別會在晚餐後開始，音響裡熱鬧的流行音樂切換成現場演奏的*pratuakng*及木鼓的悠揚樂音，音樂一直持續到所有人就定位且氣氛達到一定的狀態之時，晚會的主持人在開場說道：「接下來的節目是Bidayuh族的傳統舞蹈，我

們是從這樣開始，也是從這樣結束。」語畢，兩位身著傳統服裝的婦女隨著樂音緩緩走上藤席，如同我們之前所看見的舞起了老鷹翱翔的姿勢。接著的節目是男性的舞蹈，如同新加坡學生的歡迎會一樣，兩人舞起了兩隻老鷹對峙、追逐的動作。或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和舞者認識一段時間的緣故，兩人跳起來格外嬉鬧，其中一人生澀的擺臀動作逗得他的老婆哈哈大笑。接著是如同慣例一般的共舞時間，方才表演的族人帶領著我們踏上藤席圍成大圈起舞，各自呈現不同的飛翔姿勢。霎時忽然有種感覺——會不會是因為踏在長屋的竹子上，所以衍變出如此輕柔細膩的舞蹈動作？共舞結束後，是合照留念以及相互贈禮的時間，這時背景的音響穿插著西洋流行音樂。而我們一行也吟唱著台灣原住民的歌謠作為對Bidayuh舞蹈展演的回禮。

正當我們以為晚會活動將告落幕時，音響忽然傳來卡拉ok的音樂，族人輪番演唱，而其他族人就在藤席上熱舞了起來，或跳恰恰或跳倫巴等等的社交舞。族人們跟隨卡拉ok的節拍恣意舞動身體與先前細膩的老鷹之舞完全是兩回事，情緒的落差一時之間讓人看傻

了眼，熱鬧的氣氛彷彿之前安靜的生活氣氛像是一場騙局。

這樣熱鬧的氣氛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多，卡拉ok的音樂與歌聲仍然轟轟作響，一些附近的年紀較長的老婦似乎受到打擾、前來與民宿主人交談幾句，便坐到一旁與其他婦女們聊天。我們擔心著是否打擾到附近住家休息而向民宿主人詢問，民宿主人說他們只是來看看，一般來說這樣的宴會都會到午夜一、兩點。老師們為了讓族人們早點休息，提議我們學生用一首歌謠當作晚會的結束。在我們吟唱完阿美歌謠後，晚會慢慢的進入尾聲，大家合作收拾環境後，在民宿前的餐桌坐下，喝著剩下的啤酒與 *lankaw*，聊著聊不完的話，氣氛從熱鬧歡騰漸趨於平淡溫馨。

若同樣地以熱與降溫的觀點來思考送別晚會的狀態，剛才這樣熱鬧的狀態會被視為「熱」嗎？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晚上在整理好環境之後，我們其實大部分的人都進到民宿內休息了，而在門前餐桌的族人們雖然有人相繼離席，但許多人還是一直到午夜才離開，他們或安靜地聊天，又或者輕聲彈吉他唱歌

，彷彿回味著方才熱鬧的餘韻，也可能是準備心情面對即將而來的離別。那餐桌的氣氛慢慢地回到了平時他們飲酒聊天的放鬆狀態，降溫了。Annah Rais的夜晚又回到了日常的靜謐。從以上的敘述來看，或許我們可以認為Bidayuh人的降溫也包含著情緒的恢復，這點不論是觀光客造成打擾的「熱」或者是因為活動使得族人情緒高昂的「熱」，降溫似乎都是一段必經的程序，讓長屋生活回到平時穩定的狀態。反過來說，過「熱」可能造成破壞長屋穩定生活的破壞。從這個觀點來思考，冷與熱、生活與觀光之間似乎漸漸浮現邏輯的輪廓。

結語

在田野的過程中，不只一位Bidayuh族人表示長屋生活是他們所引以自豪的文化，面對外部社會充滿競爭的環境，Annah Rais部落和諧安靜的生活令他們感到放鬆自在。諸如有族人退休後回到部落裡只為享受生活，或者原本從事伐木工作的族群驚覺伐木是在剝奪後人財富而回到部落種樹，又或者許多族人如民宿主人一般是在古晉市區工作但仍然維持與部落的兩地生活模式，都使我們可以



圖四、惜別會上，族人熱烈地唱著卡拉OK載歌載舞，對比平常安靜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
(2017.11.05 官佳岫攝)

窺視到Annah Rais部落的Bidayuh族人對於長屋生活的重視。此時，從冷熱的觀點來看，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外部社會是「熱的／不舒服的」，而長屋生活是「冷的／舒適的」。觀光活動因外部社會的人來到部落，使得部落內產生了許多「熱」，族人必須發展出應對方式將其降溫。

觀光活動並非只會造成「熱」的破壞，觀光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也成為了維持部落基礎建設的資金以及部落族人零星的收入，在現代生活難以避免的改變中（因為道路拓寬，現代的建材可以運送進部落，有的長屋翻修為現代建築，有的在長屋周圍建立獨棟的現代建築），長屋具備的觀光價值亦成為族人維持長屋形貌的動力之一，觀光活動的公共收益使長屋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得到「降溫」的效果，使長屋文化不被輕易的破壞。

文化的展演在觀光活動中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文化的樣板，緩慢細膩的舞蹈動作、清晰反覆的樂音更讓觀光客的身體為之馴化，為觀光客「降溫」，使觀光客與被觀光的族人得到同

調。在觀光活動中，不論是處在觀光者前的展演者或者是觀光客身後的族人們，都得到一次「讓人認識Bidayuh文化」的機會。

與報導人的訪談中，我問這裡的Bidayuh族人如何界定自己人與外人，那些因為婚姻而離開或加入的人會被如何看待？有報導人認為，一個人要成為什麼人是那個人的選擇？願意成為Bidayuh人自然會維持與部落的關係。他舉例他們家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女婿，他十分認同Bidayuh文化，因此每逢*gawai*收穫節的時候都會回來參與。Annah Rais部落的Bidayuh人對於外部社會的開放態度可見於部落內常見的外族婚姻：有報導人舉例自己的太太是一位客家人，他與他的女兒即便是用客家話與英文雞同鴨講地聊天仍然暢所欲言。Annah Rais部落的Bidayuh族人並不自我封閉排斥與外部社會接觸，而是積極地在往來中建立族群延續的道路。

長屋在實體上，是一棟一棟相連的房屋，竹子鋪成的道路是他們生活最重要的空間。在精神意義的層面，長屋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緊密而和

諧的關係，是Bidayuh族人生命的依靠。長屋透過人口的生產或加入而成長，Bidayuh的文化也因為人群的緊密聯繫而延續。

參考文獻

Jensen, Erik

1974 *The Iban and Their Religion*.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ther, Clifford

1980 Introduction. *In* Benedict Sandin (ed.) *Iban Adat and Augury*. Penang, Malaysia: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人類學者訪談

吳燕和訪談(上)

口述：吳燕和

編輯：吳明仁、閻玲達

前言

2010年前後，幾位臺灣學生在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Mānoa) 人類學系念書，有人在寫論文階段、有人正在出田野，有念考古學、體質人類學、也有念文化人類學的，全部都是對亞太地區研究有興趣的學生。約五十年前，長居國外的臺灣人類學家、美國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研究員吳燕和老師也在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攻讀研究所、並完成博士資格考，最後獲得國立澳洲大學research scholarship並取得博士學位。他擔任了我們幾個學生的口試委員，我們的興趣與研究也受到他的影響。我們想了解半個世紀前的夏威夷與夏大人類學系，甚至美國人類學。因此，這次的訪談希望大家帶回半個世紀前的夏大人類學系。

吳燕和的研究在1970年以前以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考古為主，以及兒童「養育」的問題；1970年代著眼於華人在新幾內亞的移民

與適應；1980年代探討族群關係與認同問題；1990年代沿續了對於教養的興趣，著手華人兒童社會化的討論；在1990年代晚期之後，重心移往飲食與文化的研究[註1]。

吳老師的訪談將分成兩次刊出，第一部份主要是吳燕和在夏大求學的回憶以及人類學田野的反思。第二部份則是著重在1960、70年在夏大人類學系的師生及教學，從吳燕和的關係網絡出發。

問：您當初為什麼選擇夏威夷大學就讀？

燕和：我當時申請碩士班，收到夏威夷大學通知，給我好像一年的助教，而且收到的是夏威夷大學校長的聘書。如果沒有那一封聘書，我是出不了國的，來不了夏威夷，因為我們全家不准出國[註2]。當時我是中研院的助理員，我去教育部辦的時候，科長一看，說我不准出國，他說因為我已經不是大學生而是助教，不可以留學。不准出去當留學生，但可以應聘出國，所以，我就去僑務委員會申請出國。

[註1]：吳燕和主要著作可以參考：<https://wp.me/p2E35Q-q>

[註2]：吳燕和父親吳坤煌因白色恐怖入獄。



圖一：2018年初吳燕和與Midori Hino於日本伊丹市(Itami)的Miyanomae Cultural Village°

到了夏威夷大學報到，我穿西裝打領帶，但每個人都穿著T-shirt，光著腳。我到系裡問秘書說我找誰報到，他說你的指導教授是Alice Dewey [註3]。Alice一看到我就很高興。後來我發現，是有人幫助我的，那年跟我同時進來當助理教授的考古家Richard Pearson，他是張光直的學生，在台灣做博論田野，去淡水那邊挖掘。他當研究生時，我是台大的學生，常常見面就很熟。所以我申請的時候，他一定看了，台灣的這個吳燕和他認識。我很快得到回信，還給我獎學金。我相信是他暗地裡幫忙，可以說是因為他和台灣的關係。一定是他去跟Alice Dewey講說這個學生很好，收他當助教。後來我發現，美國同學一個比一個有性格，平常是不會跟你講話的，好像每個人都是很大的樣子，脾氣又很壞，不高興就生氣。我說奇怪，大家學生不都是快快樂樂的嘛！Alice是完全相反，跟她一談就很高興。

問：你們當學生時，East-West Center有很多的學生獎學金機會嗎？

燕和：數百個獎學金。台灣來的，每年都有四、五十個學生，大概至少百分之八十拿到EWC獎學金，而且獎學金每年給，至少二年到四年。只有我是拿系裡的錢，我和王維蘭 [註4] 拿系裡的錢，別人都都不相信。

問：您五十多年前來到夏大人類系，當時的生活及學習狀況如何？

燕和：生活上很熱鬧很新奇。我記得我那一年到的時候有七十二位研究生，有三分之一在出田野，有三分之二在修課，有的同學回來寫論文。所以，熱鬧是幾個方面，不管是上什麼課都很多人，沒有什麼兩、三個人一堂課的，隨便一堂課都是二、三十個人，多的好像就是四、五十個，還有同學沒有選課也跑來湊熱鬧。那個時候我覺得系裡最好的課是Proseminar，凡是第一年來的，不管你在其它學校讀過或沒讀過人類學，不管你有沒有碩士學位都要上。那一堂至少有三、四十個人，每一個禮拜請一個大人物，上課大家討論，覺得很興奮。系裡當時也很有錢，

[註3]：Alice Dewey也是尹建中(1975)與崔伊蘭(1985)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以及鄭香妹(1998)的口試委員。

[註4]：王維蘭是吳老師的第一任妻子，1969年畢業於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

當時系主任跟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了經費，說我們地理位置這麼好，是研究太平洋、亞洲的大本營，多給我們一點錢，讓我們在學術上訓練學生。

我覺得最困難的課是體質人類學，以前在台大就覺得很不得了，來上課的老師是動物學家出身，上了一學期的課都是講猴子，猴子的腸子跟黑猩猩的腸子怎麼樣不同，考試的時候還要考畫圖。到了美國才發現體質人類學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體質人類學的課每個禮拜找一個有名的教授，像夏威夷大學當時的校長，他就是遺傳學的教授，我當時上他課時，簡直是天方夜譚，那一堂課我們就要學A-G-T-C的排列，以前我只會猴子與黑猩猩的分類。

每一個週末，總有一個同學辦派對，到他家去。這個週末你開派對，下個禮拜是你，全系都去，學生就有五、六十人，連老師都來。田野回來的學生就講他們的故事，他們常說“our people”和“your people”，那個

“our people”是指我田野地的人，比如我的 Cook Island 的人怎麼樣、我那個 New Guinea 高地的人如何、如何。其實，那個派對、聚會等於大家在討論很多問題，所以我覺得非常熱鬧。

問：您的博士論文原本是要做馬來西亞的 baba與nyonya的研究，但當時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讓你的計劃變得不可行，為何當初夏威夷的華人研究不是替代方案呢？

燕和：在出國前，我是做台灣高山族的研究調查，在民族所時，特別是跟凌先生的訓練，是從十九世紀一路下來的民族誌，就是到一個村子裡就做。因為整個部落全部是同一族群或者民族，你到一個村子裡待個一年、二年，寫出一個民族誌，食衣住行、一年四季、宗教信仰、生產方式都要討論，這就是基本我們人類學調查方法。我到夏威夷時，中國人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碰到中國人講廣東話又不會講國語，然後，客家人跟廣東人不通婚，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你是廣

東人，你女兒如果愛上了一個客家人，他們要結婚的時候，父母應該要穿喪服，當作這個女兒死掉了。中國人之間的族群衝突就是那麼厲害，這是我後來慢慢發現的。夏威夷沒有單一的華僑界，以前也沒有看過誰去研究過華僑。夏威夷這麼複雜，又是日本後裔、又是 haole，[註5]我怎麼處理這個文化的問題？在東南亞也發現這個問題，你不能只從一個社群、一個部落或一個村子這樣出發。

問：最後您的博士論文研究是做新幾內亞，為什麼後來沒有再回去做田野了呢？

燕和：這個我想有二個原因，第一個是實際原因，我在East-West Center工作，無法回去田野地，要做很多學術交流的事情，因此無法像傳統的人類學家在同一社群不斷做田野調查。第二個是，一方面我以前在新幾內亞的華人報導人跑來夏威夷給我訪問；另一方面，當初我博論田野本來要去馬來西亞研究，因1969年馬來西亞排華運動而放棄。後來我又有機會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就找了一個題目來研究：傳統中國醫藥，這題目要

找專家很方便，所以我也不必回新幾內亞。後來我也有機會研究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可以說我愈研究題目愈多，都是碰巧去了。

很快的回到你剛才那個問題，田野為什麼不在夏威夷做。我現在已經改變了，我現在天天在日本做田野調查。我現在住日本，每一次出去吃飯，餐廳就是我的田野地。兩年前我跟 Midori Hino [註7] 到法國參加會議，那個會議主題是我設計的，叫做「法國的亞洲食物與東亞的法國美食」，我們兩個去報告日本的法國飯、法國音樂、法國的歌舞。我們住那麼久，以後要寫一本書都可以的。

問：您後來轉往ANU完成博士學位後，為何選擇回到夏威夷在East-West Center 任職？

燕和：我當時有三、四個大學的 offer，維蘭說我們要回夏威夷，所以我就接受了 East-West Center。是她決定的，也不錯了，到現在我還是在校園裡面混，很舒服。可以這麼說，這也是命運。

[註5]：夏威夷語，過去指非夏威夷的外國人，現專指「白人」。

[註6]：Wu, David Y-H. 1979.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of Food and Medicine in Singapore. Occasional Paper, 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以及 Wu, David Y-H. 1987.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Mobility. Nanyang Xuebao 42(1&2): 71 - 94.

[註7]：Midori Hino是吳老師的現任妻子，為日本愛知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Vol.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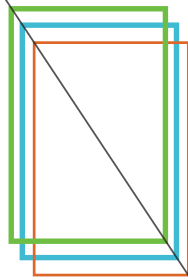
人類學視界

發行人 林文玲
發行所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總編輯 林文玲
執編機構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公共事務與文化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本期主編 林靖修
執行編輯 葉之幸
排版協力 葉之幸
電子刊物 <http://www.taiwananthro.org.tw>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

理事長 林文玲
常務理事 呂欣宜、林開世、張 珣、郭佩宜
理事 李宜澤、林徐達、邱韻芳、胡台麗
童元昭、黃樹民、蔡政良、莊雅仲
簡美玲、羅素玫
常務監事 張中復
監事 王嵩山、何翠萍、李威宜、陳文德
秘書長 林靖修
秘書 任斐潔
永久會址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606 室
通訊會址 30272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 HK110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轉 臺灣人類學與
民族學學會
電話 (02)3366-4746
傳真 (02)8369-2262
電子郵件 tafea@gate.sinica.edu.tw
網址 <http://www.taiwananthro.org.tw>

人類學
視界



Vol.23